



10812

杜詩詳註卷之十一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輯註

嚴中丞枉駕見過

平聲

盧氏編在奉酬嚴公之後今從之趙曰大自注云嚴自東

川除西川勅令都節制則是未合為一道時故稱為
中丞當是寶應元年權令兩川都節制時作若廣德
二年武再尹成都時公已入幕府不應有張翰管寧
之語盧注至德二載上皇還京分劍南東西兩川
各置節度是兩川始分也寶應元年嚴武為東川節
度更除西川權攝東川此詩所謂川合東西也是年
公說早云請管內東西各遣一使其時尚分而未合
故各遣耳六月嚴武被召還朝西川節度高適代之
東川節度虛懸以章發為留後至廣德二年正月東
西兩川始合為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為節度趙注
應為可據

杜詩詳註

宋一一

一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

去聲

地分南北任流孤

一作

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

一作

帽還應

平聲

似管寧寂寞

今日

江天雲霧裏何人道

去聲

有少聲

作應兼

微星上四敘嚴公見過

下四感見過之意

兩川使節承元戎南北流萍承野亭張翰管寧比流萍之迹江天

星隱喜使節之過下截仍屬分承而未用反結意更淡長杜臆翰棄官而寧避世故有不獨應兼之別少微星公

自比○詩元戎十乘注元大也謂戎車也注小徵星簡於騎從足見其風趣元注野外謂郊外謂林林外謂

坰公自長安至蜀乃自北而南鄭直戒子書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晉書張翰字季鷹賀循入洛經

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就循言談相欽悅日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

着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謝莊詩霧罷江天分少微星見史記天官書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

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庚信哀江南賦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

遭田父泥

去聲

飲美嚴中丞

柔言索物曰泥飲謂強爾使飲卽詩所云欲起時被

肘也杜臆美中丞指田父之言非公美之也鶴曰此當是寶應元年春社作詩云拾遺能住否是未爲參謀時也若在廣德二年當奏爲參謀矣又曰舊史嚴武傳旣改長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爲綿州刺史兼劍南東西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東川節度梓州上皇詔合西川爲一道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今日嚴中丞則是未爲大夫時所作集中有與嚴中丞嚴大夫嚴侍御嚴鄭公諸題先後可辯也

步屣

悉協切

隨春風邨邨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

記田父邀飲之由○王禹偁曰屣草屨也宋書袁粲爲丹陽尹嘗步屣白楊郊野遇士大夫便呼與酣飲何遜聯句復看花柳枝月令揮元日命民社鄭注祀社以祈農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詩爲此春酒以介壽

壯詩詳註

宋一一

二

在飛騎

去聲

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

死則已誓不舉家走

此田父頌美嚴公敘事而兼述言放農救親止以仁逮下差科不避下

以義報上也○曹植白馬篇名編壯士籍唐書兵志擇村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遠注舊兵一萬五千分爲六番以次更代今日長番長在籍無更代也放營農放回務農也雜色差科在長番之外者
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

此荷切

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

此田父欵畱公飲述言而兼敘事感其意氣之慙而推本風化之自仍歸美於新尹也○左傳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晏嬰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後漢劉

體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宜美風化王洙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

朝來偶然出自卯將

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高聲索

先側切

果栗欲起時

被去聲 肘指揮過無禮未覺邨野醜月出遮我畱仍嗔問升

斗 此詳敘泥飲始末見田父真率情狀 杜臆公詩田父邀皆去此章可證其寫出村人口角樸野氣象儼然如畫 張遠注久客惜人情言客久而人情之厚更為可惜

此章起段四句中間八句次末二段各十句 ○史記魏桓子肘韓康子於車上 王洙曰田父舉止無度不可責以禮法 黃希曰晉陸納謝桓温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正可三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

盧元昌曰蜀自上皇還京後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罷於調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籍為軍者無寧歲矣上元三年段子璋反將士大掠蜀民既苦寇又苦兵讀公枯稜等詩曰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亦何有蜀民長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營農而作社乎嚴武鎮蜀兩川兼攝蜀民始稍喘息公是年說旱云自中丞下車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公之此詩嚴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畧可見又本傳載公住浣花里好與田畷野老相狎藹此詩既曰邀我嘗春酒再曰拾遺能住否又曰盆中為吾取欲起時被肘仰

杜詩詳注

卷十一

三

蕩之態又可想見矣 劉會孟曰杜詩問事競挽鬚誰能仰嗔喝欲起時被肘仍嗔問升斗此等語併聲音笑貌彷彿盡之 郝敬仲輿曰此詩情景意象妙解入神口所不能傳者宛轉筆端如虛谷答警字字停勻野老畱客與田家樸直之致無不生活昔人稱其為詩史正使班馬記事未必如此親切千百世下讀者無不絕倒 奉和 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鶴注史謂上元二年建丑月以武為成都尹而此詩作於 寶應元年之春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 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 一作如

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 從中丞敘起 汲黯匡君嚴昔為諫官廉頗出將今再為

節度直詞故能匡君雄畧故堪出將節鎮木徐府尹故其政簡武將而其文才故其詩清 ○漢書汲黯字長孺武帝

召為大中大夫數切諫 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 以勇氣聞於諸侯 漢書杜周

傳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 孫權曰公瑾雄畧過人 史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 漢王章傳贊韓

延壽厲善所居移風呂氏童蒙訓詩清立意漸此是作詩用力處益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南史徐陵

多變舊體層城臨暇一作景絕城望餘春旂尾政龍會樓

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澗樹浮秦此西城晚眺景景樓頭城上近景地平天澗城外遠景杜浮字寫灑灑

之意政龍燕雀虛實借對與早朝詩龍蛇燕雀相同爾雅有鈴曰旂注懸鈴於竿頭畫政龍於旂書地平天

成帝念深分闡軍須遠去聲算緝花羅封政蝶瑞錦送麒麟

辭第輪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去聲緒事業關相親此

主眷而望立功也分闡二句見朝廷所倚封羅上一句見

恩賜特隆辭第言不顧身家觀圖言留心邊事征南事業

欲其安攘以報國此章前二段各六句末段八句收以

書帝其念哉前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口闢以

外將軍制之通鑑石虎制征十五人出車一乘半二頭

米十五斛絹十疋民至鬻子以供軍須漢書元狩四年

杜詩詳註

卷十一

四

初算緝錢李斐曰經絲也以貫錢一貫子錢出稅二十遠

注遠算緝謂不事科斂也政蝶麒麟羅錦所繡者承上

帝念來故知為所賜之物舊注謂嚴公以此入貢非也

宋書王方慶遷廣州都督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

第一詔賜瑞錦雜彩以著善政唐書代宗詔曰所織盤

龍對鳳麒麟獅子等錦綺並宜禁霍去病傳上為治第

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晉裴秀禹貢九州地

域圖序文皇帝乃命有司撰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

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行路迂直校驗圖記圓有或差此

所謂憶古人也朱注公有同嚴公詠蜀道畫圖詩又八

哀詩云堂上指畫圖所謂觀圖憶古人者蓋實事也舊

引雲臺畫圖事不切杜征南係公始祖故用以贈嚴

胡應麟曰杜詩用事門目甚多姑舉人名一類如清新

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正用者也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

遵反用者也謝氏登山屐陶公漉酒山明用者也伏杜

聞周史乘槎似漢臣暗用者也舉天悲富賂近代借盧

王並用者也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單用者也汲黯

匡君切廉頗出將頻分用者也其傳收單信不比得陳

琳申用者也至對碁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待臣雙宋玉

戰策兩穰苴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晉室丹陽尹公

孫白帝城煅煉精奇含蓄漢遠逾出前代矣杜詩佳句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與地濶峩嶺晚天高峴首春工力相敵若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更足函蓋乾坤王介甫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雄渾何減少陵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鶴注此寶應元年建

巴月得雨時作

雨映行宮一作官一作雲非是辱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野人一云欲動

江邊老病雖無力強區雨切擬晴天理釣絲首章從雨中說起據來詩而答

之晴理釣絲畜魚待赴也○通鑑玄宗離蜀以所居行宮爲道士觀杜詩博議舊書崔寧傳初天寶中解于仲通

常建一使院甚華麗玄宗幸蜀常居之因爲道觀寫帝御容置之正室郭英父奏請舊院爲軍營乃移去御容自居

之朱云此即立宗行宮當在成都城內有謂近萬里橋者非也謝瞻詩楊鑾戾行宮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緜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先一作無泥只須伐竹開荒

杜詩詳註 宋一一 五

徑倚一作杖杖穿花聽馬嘶一作鳥啼○次章承晴天說入望嚴公枉過也路不沮泥見

馬蹄可至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黃鶴編在寶應元年

山瓶乳酒下去聲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魚父

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爲送酒而致申謝漁父公自謂馬軍即走送者原注軍州謂驅使騎爲

馬軍○楊慎曰孝經緯酒者乳也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此詩乳酒本之謝靈運詩鳴鞭適大阿

憐漁父用楚詞人醉我醒意盧注末句暗用羊祜飲陸抗酒事

三絕句鶴注此是寶應元年作蓋筮生無數必是斷手寶應之歲也

秋一作春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飛不如醉裏風

吹一作春風盡一作可忍醒時雨打稀此詠秋花也一見花開旋憂花落有莊子方生

方死意。盧注宋無名氏鷓鴣天詞不如飲待奴先睡。圖得不知即去時語意盡本於此。○爾雅椅棹郭璞注即楸也。陸璣詩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棹。本草圖經棹木似桐而葉小花紫。傳燈錄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吃百頓棒後來大悟曰。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門外鷓鴣去一作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此咏鷓鴣也物本異類視若同羣有列子海翁狎鷓意○周弘正鬪雞詩

少壯摧雄敵野視生猜忌此猜字所本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毛晃增韻讀甫患切

看平聲成竹客至從噴不出迎此詠春筍也杜門謝人護筍成竹有聖人對時育物意

杜臆種竹家初番出者壯大養以成竹後出漸小則取食之。胡夏客曰因王子猷看竹不問主遂翻為主不迎客用意亦巧。看看守也從噴任其噴怒也。○趙注上番乃川語。猗覺寮雜記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元詩飛舞先

杜詩詳註 卷十一 六

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番字則上番不獨為竹也韓退之筍詩且嘆高無數庸知上幾番又作平聲押朱注斬新上番皆唐人方言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亦讀去聲。楊慎丹鉛錄番作篋引易蒼筤竹為証篋去聲。楊慎曰楸樹三絕句格調既高風致又韻真可一空唐人。

戲為六絕句此為後生譏請前賢而作語多跌宕諷刺故云戲也姑依梁氏編在上元二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平聲今人嗤點流傳賦

不覺前賢畏後生首章推美庾信也開府文章老愈成格其筆勢則凌雲超俗其才思則縱橫出奇後人取其流傳之賦嗤笑而指點之豈知前賢自有品格未見其當畏後生也當時庾信詩賦與徐陵並稱蓋

齊梁間特出者前賢指庾公後生指嗤點者。○王洙曰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麗為世人所尚謂之庾體。漢書相如秦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庾信宇文順集序章表健筆一付陳琳。南史范蔚宗傳諸序論筆勢縱橫真

天下奇作。于寶晉紀論蓋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顏氏家訓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况書寫流傳耶

庚信傳贊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
潘若以庚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陸機豪士賦仰

選前賢 後

生見論語 後
楊慎曰庚信之詩為梁之冠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
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
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予嘗合而衍之曰綺
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
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
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
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樂未之有若子山
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楊王云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

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此表章楊王四子也四公之交當時

知爾輩不久銷古前人則萬古長垂如江河不廢乎豈
曰揚炯王勃盧照際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武后初海內呼
為四傑 盧注謂後生自為輕薄之文而反譏哂前輩今
從杜臆 容齋續筆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萬古不廢謂

杜詩詳註 卷十一 七

四子之文 ○王泉子王揚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
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目作對謂之算博十
顏氏家訓自古文人多陷輕薄 世說殷仲堪語
子弟曰爾曹其存之 史記日月以明江河以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

塊過平都見爾曹承上章言縱使盧王操筆不如漢魏近

若爾曹薄劣之材試之長途當自蹶耳奈何輕議古人之耶
縱使二字緊注下句劣於二字另讀漢魏近風騷連讀
此本盧注 漢魏本於離騷離騷本於國風此先後原委
也錢箋謂劣於漢魏而近於風騷離騷誤矣 龍文虎脊比四
子才具過人歷塊過都比今人未諳此道 龍虎之駿皆
見重於漢庭故曰君馭杜臆指後生為君非是下文另有
爾曹在也 ○魏文帝典論寄身於翰墨 宋書謝靈運傳
論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自司馬
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 漢西域傳
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克於黃門 天馬歌虎脊兩

化若鬼 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塊

才力應

平難跨或作

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平翡翠

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此兼承上三章才如庾揚數公應難跨出其上今人亦誰是出

羣者據其小巧適觀如戲翡翠於蘭若豈能鉅力驚人若掣鯨魚於碧海乎錢箋翡翠蘭若指當時研揣聲病尋

章摘有之者也論至於是非李杜誰足以當之○世說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郭璞

詩翡翠戲蘭若容色更相鮮蘭若蘭秀也木華海賦魚則橫海之鯨拾遺記鯤魚千尺如鯨常飛往南海

干洲記扶桑東萬里有碧海水不鹹苦正作碧色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隣竊攀屈音宋宜方駕

恐與齊梁作後塵

此戒其好高而驚遠也言今人愛慕古人取其清詞麗句而必與為隣我亦豈

敢薄之但恐志大才庸揣其意竊思仰攀屈宋未可蔑視矣作齊梁後塵耳知古人未易摹倣則知數公未可蔑視矣

杜臆不薄二字另讀今人愛古人連讀清詞麗句緊承愛古人今人指後生輕薄者古人指屈原宋玉輩庾信

杜詩詳注

宋十一

人

四傑乃齊梁嫡派也錢箋以庾盧數公當今人與首章所稱今人者不合矣○陳琳答東阿王牋清詞妙句焱絕煥

炳宋謝靈運傳清詞麗句時發乎篇文雕龍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茂先疑其清景陽振其麗又曰麗句與淡采並

流又曰相如好師範屈宋劉孝標廣絕交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崔暉曰幸得克下錦敘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遮相祖述復

扶又切

先誰別

必列切裁偽體

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未勉其虛心以取益也杜臆今人才力未及前賢以其通相祖

述愈趨愈下無能為之先者必也別裁其偽體而上親於風雅始知淵源所自前賢皆可為師是轉益多師而汝師

即在是矣又云此亦公之自道也公詩祖述三百而旁搜諸家以集其成如楚騷漢魏詩樂府鏡歌齊梁以來甚

多倣倣而公獨無之然讀其詩皆三百之嫡派古人之雁行也其所師可知矣如孔子識大識小無不學而賢不賢

皆師矣不如何以謂之集大成哉別裁謂區別而裁去之錢箋述相祖述謂沿流而失源又云風騷有真風騷漢魏有真漢魏等而下之至於齊梁初唐莫不有真面目焉畚是則皆偽體也能區裁偽體則近於風雅矣○謝靈

運傳論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遙相師祖
氏家訓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
鍾嶸詩品洋洋乎會

於風雅陶潛
詩在昔余多師

錢謙益曰詩以論文而題云戲為六絕蓋寓言以自見
也韓退之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
用故謗傷毗踴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然則當公之世羣
兒謗傷亦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噉鯨輕薄
皆指並時之人一則曰汝即所謂爾曹也哀其為名俱滅
羣兒也未又呼之一曰汝即爾曹再則曰爾曹正遜之所謂
故諄諄然呼而寤之少陵絕句多縱橫跌宕能以議
論聽其胸臆氣格才情迥異常調不徒以風韻姿致見
矣長

野人送朱櫻此當是上元寶應間成都作

西蜀櫻桃也去聲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圓細寫洗野
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音切攀出大

杜詩詳註

卷十一

九

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轉蓬
此見蜀櫻而憶朝賜也上四記

事下四感懷首句也字預照賜櫻見今昔相似也朱瀚
曰紅言其熟起細寫仍破滿言其淺起萬顆許同悉訝極
言其珍惜門下省在宣政殿東旁左拾遺所隸大明宮
在禁苑之東即會朝所經之地無消息長安遙隔任轉蓬
蜀地漂流也結語迴應首句此詩作於肅宗晏駕之後
故云金盤玉筋無消息張遠誤指為代宗避吐蕃時按代
宗幸陝在廣德元年冬月與四月櫻桃不合○筠籠竹器
也曲禮器之澆者不寫其餘為寫注謂傳之器中訝許
言驚訝如許庾信詩訝許能含笑唐李綽歲時記四月
一日內園薦櫻桃寢廟薦說班賜各有差顧注漢明帝
宴羣臣大官進櫻桃盛以素瑛盤月下視之同色皆笑云
空盤此即金盤意梁簡文帝詩已歷金釵瓜仍美玉盤
橘曹植詩吁嗟此

轉蓬居世何獨然
范溫潛溪詩眼云老杜櫻桃詩上四句如禪家所謂信
手拈來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下四句其感興皆出於
自然故終篇語皆道麗韓退之有謝賜櫻桃詩蓋學杜

作然搜求事迹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去相遠甚

胡應麟曰退之謝櫻桃詩五六句頗與摩詰相似然王詩渾然終勝退之鍾惺曰王詩典而致在三四句

尤見本事唐汝詢曰五六對耦工用事妥別生議論作結亦是巧思王維詩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

上欄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啣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太官還有蔗

漿寒韓愈詩漢家舊賜出青冥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暢由青冥空然擲書籠擊偏重色

照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擲書籠擊偏重色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餽得寒字一本作鄭公枉駕携餽訪水亭

黃鶴注此寶應元年嚴武未赴召時作也舊史元年四月十八日丁卯肅宗崩於長生殿是月二十八日已巳代宗即位史云代宗即位召武者非即

位之日也武至秋始還朝故五月猶過草堂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簾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

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溪草閣

北詩詳註 宋十一 十

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上四記嚴公交情下四述草堂

景事首句携饌次句枉駕此敘事也三四跌宕其辭以見用意之殷勤五切草堂六切仲夏此敘景也未作自謙

之語與起處賓主相應此虛實相間格○何遜詩竹裏見螢飛庾信詩行厨半路待神仙傳麻姑降蔡經家坐定

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莊子顏闔守陋閭魯君之使者至闔對曰恐聽者謬而聆使者罪揚慎曰使者徵求乃徵

聘之義漢書宦者傳凡詔書所徵求世說郭淮作關中都督使者徵攝甚急在坊詩生平禮數絕廉頗傳不知

將軍寬之至此也生注此暗用漢書大將軍有揖客事又云仲夏得寒字殊難押意中必先成此句次以上句疾

之三聯失粘想亦由此耳西京賦白日未及移晷老農見論語公自謂也單復云嚴公何有於老農而盡歡若是於交歡二字未合家語曾子曰

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王嗣爽曰使者徵求向無明注余謂此時嚴必有表薦之意故云然使者猶言使君謂中丞也公自卜居浣花有長往之志而嚴公堅欲其仕參觀唱酬諸詩可見今再枉駕必爲徵之入幕而來故詩觀非關徵求之急實

見禮數之寬不然豈一野人而敢侮中丞之駕哉
黃生曰極瑩開事寫得極幽適非止筆妙亦由襟曠
劉連曰律詩自有定體不可失精然盛唐諸家出奇變
化往往不縛於律非但杜詩為然如李頎題璿公山池
前二聯俱失粘如崔顥黃鶴樓前三聯俱失粘如李白
別中都明府與鳳凰臺領聯失粘如王維積雨輞湖莊
高適送李采少府頸聯失粘如王維和賈島寓日尋參
送李司馬歸扶風後二聯失粘如王維訪呂逸人西聯
俱失粘如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王維訪呂逸人西聯
俱失粘如李白題東溪隱居王維酌酒與裴迪岑參送
嚴河南雖失粘而不害為好詩後學竭力避之則拘有
心必效之亦過矣劉氏作失粘謂上下二句平仄不
相粘合陶開虞作失嚴謂
聲調平仄失其謹嚴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得空字 鶴注此
實應元年成都作

日臨公館靜晝 胡化 滿一作
列 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

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 去
聲與煙霞會清樽幸不

在詩詳註 卷十一
二

空 首句嚴公廳次句蜀道圖中四圖畫之景烟霞亦圖中
所見者乘興而酌未點宴字 劍閣在星橋之北松州

則雲嶺居東山自西南而來水從東方而去全蜀地形如
在指掌○記公館復私館不復 史記蘇秦傳以天下之

地圖案之 華陽國志李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世祖謂
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連橋間 唐書松州交川郡屬劍

南道取界內甘松嶺為名 元和郡國志雪山在松州嘉
城縣東八十里即西山也 西征賦華夷士女駢田逼側

魏志陳群疏吳蜀未滅 張番漢紀孔融拜大中大夫
每歎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古樂府清

樽發朱顏四 座樂且康

當時四傑之詩盛傳於世杜亦每用其句法如盧照隣
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 駱賓王紫塞流沙北黃圖滿

水東此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所自來也又駱詩百
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則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所

自由 戲贈友二首 此實應元年四月成都
作觀兩章首句可見

元年建巳月即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

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墮馬傷齒誌為好勇

者之戒末二諷之也○肅宗紀上元二年以十一月建子為歲首月至建巳月帝寢疾詔皇太子監國改元年為寶

應元年復以正月為歲首公詩作於未改元之時故仍前稱為建巳月唐書崇文館有校書郎二人魏武樂府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駑駘

漫一作慢淡陳浩然作染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嘆恨未必不為

福馬陷損臂誌為冒險者之戒末二慰之也○唐書東宮

淮南子塞上翁馬亡入邊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

其子引邊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

其子好騎墮而折臂人又弔之曰何知非禍居一年邊

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相保

杜詩詳註

卷十一

胡夏客曰焦校書王司直一為乘生駒而墮一為乘駑駘而墮天下事之難料如此公於此有淡感焉非僅戲筆而已也

大雨

鶴注此實應元年在成都作是年公上嚴武說早云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零之時奈久旱

何此詩西蜀冬不雪春農為嗷嗷正是其時又云朱夏雲鬱陶蓋入夏方雨也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一作清夏雲鬱陶

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緼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去聲蓬蒿首敘

久旱而雨○披神記萬物焦枯百姓嗷嗷詩上天同雲江迪詩茂草思朱夏趙曰鬱陶出尚書蓋陶密之氣

鬱結此形容夏雲也秋典賦屏輕篔籊纖絺注纖絺細葛也緼袍見論語敢辭茅葦漏已喜

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一作江聲怒號平聲流惡邑里清矧

茲遠江臯荒庭步鶴鶴隱去聲凡望波濤此誌雨後之景○蜀都賦帶二江之

雙流水經注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耳其前宋史初李冰開二渠一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由永康過柳入成都謂之內江
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趙曰大雨所蕩流出穢惡也
晁錯傳邑里相救
演繁靈凡與案自是兩物几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也
沉疴聚藥餌頓忘所

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壠畝勸耕自官曹

四隣耒耜出一云出未耜何必吾家操此記喜雨之情向以肺病聚藥今雨涼神爽

不煩進飲之勞因知造化潤物施及不毛者各有生意也

勸耕操耒結出同慶甘霖意此章三段各八句○沈約蕭桐碑因遇沉病綿留氣序謝靈運詩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江淹詩則知耳目驚句法本此貸施也左

傳竭其粟而貸之田神表漢入不毛之地遠注不毛草木不生也趙國策席隴畝而蔭庇桑老子猶兮若畏

四隣易斷木為耜採木為耒

溪漲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成都詩內

壯詩詳註 卷十一 三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一作明可把水中有行車

此阻於溪水不得歸寓而作也首敘平時溪水○萬里橋近浣花溪艷歌行水清石自見華陽風俗錄浣花亭

在州之西南江流至清其淺可涉故中有行車秋夏忽泛溢豈惟一作入吾廬皎

龍亦狠狼况是鼈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疎馬嘶未

敢動前有溪填淤此記漲後景事遠注蛟龍二句卽前詩魚鼈爲人得蛟龍不自謀意跬步

疎人跡稀也溪填淤馬行滯也趙曰狠狼二獸名半其體相附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狠狼

荀子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注一足曰跬兩足曰步漢溝洫志有填淤反壤之害注填淤謂壅泥也黃帝曰溝洫

志淤音於庶反此作平聲用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知一作遠山

雨夜來復扶又何如我遊都市間或作晚憇必邨墟乃知

久行客終日思其居此遙望村居而有感也若山雨夜至則更阻歸途矣因思向者朝遊夕

返行客思居不能自巳今如咫尺驟隔何杜臆云未四只說平日歸家而沮雨思家自見於言外更有蘊藉一說久客思家棄言旅人之情意却稍寬此章四句起下二段俱八句○村墟卽指草堂庾信詩搖落小村墟詩職思

大麥行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成都作

大麥乾音千 枯小麥黃婦女一作人 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

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羗豈無蜀兵三千人一云千人去 簿一作部

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鄉大麥行憂

邊寇而作也腰鎌刈麥出自胡羗徒齎盜糧耳蜀兵三千鞭長不及故思東歸以避之○蔡曰漢書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每日

可中函問答之辭安詩句法蓋原於此舊唐書梁州都督督梁洋集壁四州屬山南西道集州折梁州之難江巴州之符陽長池白石置壁州折巴州之始寧置洋州折梁

杜詩詳註

卷十一

十四

州之西鄉黃金與勢置一統志今爲保寧漢中二府地

鮑照詩腰鎌刈葵藿梁簡文帝書簿領殷奏李德林集軍國多務朝夕瑱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西王母謠

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史記項羽傳富貴不歸故鄉朱鶴齡曰舊書肅宗紀寶應元年建辰月黨項奴刺寇

梁州觀察使李勉棄城走新書黨項傳上元二年黨項差與渾奴刺連和寇鳳州明年又攻梁州進寇奉天此

詩戎與羗正指奴刺黨項也大麥枯小麥黃亦是夏初事又按代宗紀寶應元年吐蕃陷秦成渭等州成州與

集壁梁洋接壤疑吐蕃是年入寇亦在春兵之發史不詳書故無考耳又云蜀兵三千應是蜀兵調發策應

山南者師氏古造爲杜鴻漸過賊之說考鴻漸鎮蜀在永泰元年其時爲亂者非羗戎也舊注妄撰故實後人多爲所誤故正之

奉送嚴公入朝音潮 十韻鶴注此寶應元年夏在成都作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去聲 中原憶舊臣此敘

嚴公入朝之由鼎湖肅宗晏駕象闕代宗卽位多難朝義未平憶舊臣言詔書特召而中原共憶也○前漢郊祀

志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龍有垂胡鬚下
迎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黃圖鼎湖宮在湖城縣界晉灼
曰在藍田二聖山陵召武爲橋道使故云鼎湖詩瞻
望弗及南史何劭傳關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
而高大也陸倕石闕銘象闕之制其來已遠魏憲章文
武謝靈運詩中原昔喪臣後漢孔融傳聖上哀矜舊

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

南圖迴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鶯轉春

之功及歸朝之事經綸能安反側鶯鶯從時張天

步謂復京靜塞塵謂鎮蜀迴羽翮有翮而還星辰舊京

在望漏鼓思晝侍朝之久宮鶯罷轉哀時入觀○光武紀

令反側子自安易君子以經綸劉北詩鄧生何感激

千里來相求詩天步艱難莊子夫鵬九萬里而圖南

北極句用論語北辰星拱意沈佺期詩宮鶯轉不疎

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

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杜詩詳註

威尚存留玉帳也都尹遠去愁蜀人矣丹地嚴將赴朝江

潭宜尚報稱數句賓主兼收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

句○抱朴子外篇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唐藝文

志兵家有玉帳經一卷張溘雲谷雜記按顏之推觀我生

賦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或

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厥勝之

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黃

帝遁甲玉帳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月建寅則己爲玉帳

也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成爲河魁則玉

帳在戌也張正見艷歌靴戰趨丹地漢官儀省中皆胡

酬別杜二

附嚴武詩

此當是在綿州途中作

蓋杜公送行至此而酬詩以答也

漢張奮傳

累世台輔

盧世灌曰此詩十韻氣象規模與題雅稱未復囑之日

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法言忠告令人肅然夫奉送

府主誰敢作此語亦誰肯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儀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私首段

入朝堯典指受終之日漢官指朝會之儀此答鼎湖二句不能靖亂故云未效獨蒙召見故曰空慙此答多難二句○光武紀不意今日復覩漢官威儀夜鐘清萬戶曙漏

拂千旗並向殊一作庭庭謁俱承別館追斗城憐舊路涪舊

定作涪水惜歸期峰樹還相伴江雲更對誰一作垂非

景鐘聲旗影夜起早行也殊庭別館中途止宿之所並謁俱追謂遠送者斗城涪水綿州經過之地舊路歸期謂還京也峰樹江雲言身去而境寂矣此答南園回翻四句

○史記武帝紀冀至殊庭焉上林賦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沈佺期詩移住斗城隈錢箋元和郡國志涪水在

送別之地詩五十里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涪入淮非二公去成都三百五十里依山作州東據天池西臨涪水形如

北斗卧龍伏焉則斗城指綿州之城非謂長安也所臨之水應在綿州無容遠指涪水涪水斷是涪水傳寫之誤耳

杜詩詳註 卷十一 六

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恨巴山裏

清猿惱夢思未敘別後精事試回二句勸杜留蜀答此

今二句自述已志答臨危莫愛身意最悵二句乃別時悽惻之狀杜公嘗有吾道在滄洲之句故以回棹留之謝

暎放情山水有遊散亭山詩今且隨意行樂勿以不至敬亭為如也此與上章同格○滄海棹用乘桴浮海意

送嚴侍即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武時赴召未為黃門侍郎其再以黃門侍郎尹成都又薨於官此云嚴侍郎似誤或後來所題也宋注據

通鑑寶應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今據公詩益以侍郎召也又新書于封鄭國公時云遷黃門侍郎舊書于罷兼御史大夫時云鑑兼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皆不云為兵部與通鑑

不合錢箋方輿勝覽樓枕綿州城之東隅上有亭

時江亭記觀杜詩則古之江流在南山下夢弼曰試

赴召時送之於巴西黃生日從水路至綿州故

云重船其奉濟驛重送則舍舟登陸故分手於此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潮音送使去聲節落景影同惜

登臨首段敘題上二江樓宴下二送嚴公在審言詩

不可忘謝朓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

鳥度曾同陰檻峻背音幽谷聽虛交茂林燈光一作散一作

微遠近月彩靜高淡此記登臨晚景烟集樓外風動樓

景谷遮檻後林壑窗前日曛燈起更淡月出四句初夜之

景生注燈光散遠近與城擁朝來客見幕府駐節傾城

奔奉之狀詩出自幽谷漢書古文月彩篇城擁朝來

三日為舳師古注月彩說月之光彩其書則亡城擁朝來

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去聲短長吟此會共能幾

杜詩詳註

諸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此述宴時情事

故見其擁參星在蜀江樓高故見其橫窮途二句自嘆流

落此會二句稱美杜君末言宴畢而天將曙矣篇中敘次

自暮至曉歷歷分明此格亦同上章春秋元命苞參

伐流為益州吾樂府月沒參橫北斗闌于史淳于髡傳飲

可八斗而醉二參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遠注杜使

君子公為孫行朱戶閉暗用閉門投轄事白河天河也

奉濟驛重平聲送嚴公四韻年次同前郭知達本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扶又情幾時盃重義從平聲把昨

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音出入榮江邨獨歸處一作

寂寞養殘生黃生日上半敘送別已覺聲嘶喉哽下半說

到別後情事彼此懸絕真欲放聲大哭送別

詩至此使人不忍再讀青山空復傷情悵別易生悲也

三四言後會無期而往事難再語用倒挽方見曲折若提

昨夜句在前便直而少致矣列郡指東西兩川謳歌蜀

人思慕也三朝指明肅代宗出入迭為將相也方虛谷

云首句極酸楚結尤徬徨無依○詩遠送于野

謝眺詩嬋娟空復情漢朱浮書列郡幾城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原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鶴注李梓州赴任

在寶應元年之夏故詩云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爾時公在綿州也騰德元年前有贈李梓州詩江漢李

梓州使君登惠義寺詩乃次年事唐書梓州梓潼郡屬劍南道乾元後蜀分東西川梓州恒為東川節

度使治所按梓州今四川潼川州是也地在綿州之南

籍甚黃丞相去聲能名自頴川近看平聲除刺史還喜得吾賢

首以循良卑使君○陸賈傳聲名籍甚孟康注狼籍之甚

拜頴川太守咸稱神明後徵入為丞相漢書黃霸

漢景帝紀注凡言除者除舊官拜新官也五馬何時到雙

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一云杖冬要錦衾眠此想別後交情

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蜀都賦筇杖傳節於大夏之邑顧凱之竹譜節

杜詩詳註 卷十一 七

竹高節實中狀若入剖為杖由南廣邛都縣竹記云邛州

多生竹俗謂之扶老竹以杖對眼猶禮言杖鄉杖國作活字用不必改作筇杖杜詩錦衾袍與我違不作臨岐

有錦故公及之古詩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恨惟聽平聲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此敘送別情景○陰鏗詩

背飛傷客念臨岐闕聖情京房傳化行縣中舉最當遷

注以課最被舉盧思道詩火雲赫而四舉史記臨淄

揮汗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去聲我一潛

然名賢真好賢如渴者為我潛然造語尤奇此章四段

各四句○王逸九思愍貞良兮遇害舊唐書子昂父在

鄉為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

獄中憂憤而卒唐書射洪縣屬梓州元域志在梓州東南六十里申涵光日陶詩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此

詩潛焉出涕 觀打魚歌鶴注此寶應元年

綿州江水之一一作東津魴魚鱗音鱗色勝銀漁人漾舟沉

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眾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

神潛龍無聲老蛟怒廻西風颯颯吹沙塵此敘打魚事

故漁人取之衆魚赤鯉潛龍老蛟俱屬伴說龍潛知幾

之神蛟怒惡傷其類也○綿州屬川西道水經注綿水西

出綿竹縣又與渝水合亦謂之鹽疏魴魚廣而薄肌肥雅

而少肉細鱗之美者也詩魴魚頰尾又鮪鮪發發釋文

魚著網尾發發然韓詩外傳發作鱗晉白紵舞歌質如

輕雲色如銀鮑照詩池中赤鯉庖所捐陶弘景本草鯉

為魚中之主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玉海景龍

二年明皇至襄垣漳水有赤鯉騰躍西陽雜俎國朝律取

得鯉魚即宜放不得吃號赤鯉公易潛龍勿用楚辭

風颯颯兮 饒子左右揮霜刀繪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秃尾

不足憶一作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驩

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鬢咫尺波濤永相失此復記

鱗飛言其薄金盤言其華白雪高言其潔且多一句中合

數義秃尾槎亦屬伴說遠遁逃聽其遁去也盧注一飽

之後仍歸蕭瑟亦何苦殘生且此魚一經割割永與波濤

相失漁人能不見之而傷心乎鍾云數語可當一篇戒

殺文此章兩段各八句○西征賦饒人縷切變刀若飛

幸延年詩金盤鱗鯉魚張協七命素膚雪落錢箋

詩義疏鯉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買魚得鯉

不如啖若徐川謂之鯉或謂之魴徐州秃尾殆指此也

襄陽者舊傳漢水中出魴魚肥美常禁人採捕遂以槎斷

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魴張敬兒為刺史齊高帝取此魚敬

兒作書進曰奉槎頭縮項魴一千八百頭岷潭有云試垂

竹竿釣果得槎頭玉孫炎釋爾雅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槎

襄陽俗謂魚槎謂槎頭言所積柴木槎柯然

也西征賦華飭躍鱗素鯉揚鬣注鬣脊也

音

晉作

此敘打魚事

龍潛知幾

爾雅

又鮪鮪發發釋文

晉白紵舞歌質如

陶弘景本草鯉

玉海景龍

國朝律取

楚辭

此復記

盧注一飽

鍾云數語可當一篇戒

錢箋

殆指此也

遂以槎斷

有云試垂

曰槎

然

也

注

杜詩詳註

卷十一

九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取一作魚急能者操舟疾若

又觀打魚

依着次與前歌同編必綿州杜使君因詩語風切故題諱其人

黃生曰詩中主人

風撐突波濤挺义入小魚脫漏不可記一作半死半生猶

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與偏通泥沙一云沙頭有時

立此再至東津觀取魚也從竭澤而漁處寫出慘酷可憐之狀具見愛物仁心鍾云設網提網萬魚急急字

盡情令人有斷乎之意杜臆操舟若風二句儼然畫景

賦垂餌出入挺义來往注义取魚也蜀志武陽小魚

大如針一斤千頭蜀人以為醬七發其根半生半死

陸賈傳屈强如此注屈便戾也劉東津觀魚已再來主

人罷鱸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張連鮪隨雲雷

干戈格鬪尚未已一云干戈兵革鬪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

為縱此樂音暴殄天物聖所哀此觀魚而有感也大魚

鮪亦避殺機且當此兵戈之後麟鳳潛踪奈何暴殄以損

天和哉蓋溪痛之耳鶴曰干戈未已蓋指吐蕃朝義之

杜詩詳註

亂尚未息也朱注卽家語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剖胎

刺孕則麒麟不至意杜臆作詩本悲痛一視同仁初無

城盈野見者傷心而暴殄天物俱可悲痛一視同仁初無

二理此與上章同格左傳公觀魚於棠庚信詩山

根一片兩爾雅注鱸大魚似鱸而鼻短口在頷下甲無

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詩注鱸大鯉疏鮪

魚形似鱸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大者

為黃鮪小者為鮪鮪肉白張衡賦王鮪岫居舊注鮪岫居

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雲雷之句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風

一作

其兩

一云

沙頭

有

時

張連

此觀魚而有感也

大魚

麟鳳

潛踪

奈何

暴殄

以損

天和

蓋溪

痛之

耳

鶴曰

干戈

未已

蓋指

半死半生猶

泥沙

沙頭

有時

西征

蜀志

武陽

小魚

儼然

畫景

操舟

若風

二句

儼然

畫景

操舟

若風

二句

儼然

畫景

操舟

若風

與偏通

其兩

一云

沙頭

有

時

張連

此觀魚而有感也

大魚

麟鳳

潛踪

奈何

暴殄

以損

天和

蓋溪

痛之

耳

鶴曰

干戈

未已

蓋指

半死半生猶

泥沙

沙頭

有時

西征

蜀志

武陽

小魚

儼然

畫景

操舟

若風

二句

儼然

畫景

操舟

若風

二句

儼然

畫景

操舟

若風

半死半生猶

泥沙

沙頭

有時

西征

蜀志

武陽

小魚

儼然

畫景

操舟

若風

二句

儼然

畫景

操舟

若風

二句

儼然

畫景

操舟

若風

瓦朱甍莫庚切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

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此詩上下轉韻上平

而弔古也越王刺綿州故先作府而後建樓杜臆照

映城郭此樓助州府之氣象長江落日山水又增高樓之

景色真屬奇觀勝覽然前王不能長享此樓更畱爲今人

玩賞則知千秋萬古其情盡然卽所云萬歲更畱送者人

州府府之州治也世說州府文武勸郭淮舉兵郭璞江

賦衝霄磊落以連鎮吳志呂蒙曰孤城之守古詩云

西北有高樓神仙傳碧瓦鱗差沈佺期詩紅日照朱

甍選注甍屋簷也鮑照詩城郭宿寒烟石崇詩登城

欄分臨朱閣西風信高日落山頭明江總詩兔月半輪明漢明

帝詔復其舊跡劉庭芝

此章體格倣王子安滕王閣而風致稍遜衛萬吳宮怨

亦本滕王閣而姿韻自勝今附錄參觀滕王高閣臨

江渚珮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

山雨閒雲淡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

杜詩詳注

卷十一

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君不見吳王宮閣臨江起不

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勾

踐城中非舊春始蘇臺下起黃塵祇今惟有西江月留

照吳王宮裏人未二句與李白相同不知孰爲先後也

海棕行鶴注棕在綿州乃寶應元年至綿州時作

海名者悉從海上來宋祁益部方物贊海棧大抵

棧類然不皮而幹葉叢於杪至秋乃實似棗子今城

中有四株理致幹堅風雨不能撼劉恂嶺表錄廣中

有一種波斯棗木無旁枝直幹三四丈至顛四向共

生十餘枝葉如櫻欄彼土人呼爲海棧木三五年一

著子類北方青棗但少爾船商亦有攜至中國者色

類沙糖味極甘陶九成輟耕錄成都金果樹頂上

葉如櫻欄皮如龍鱗實如棗而大番人名爲苦魯麻

棗一名萬年棗李時珍曰雖有棗名別是一物南番

諸國多有之卽杜甫所賦海棧也鶴曰唐子西游

治平院詩江邊勝事畧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

卽老杜所謂東津者據此則館與棕皆在涪江之東

也津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

稜白皮十抱文自

一作但

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

於虔切

知身

出羣移栽北辰

一作地

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上四咏海棕下乃撫

稜有感一株入雲遠望也鱗甲蒼白近視也惜乎遊跡

羣木無從自見其奇孰能移之以植禁苑乎然抱此異質

終當遇識者之鑒賞矣杜鵬公抱經濟而不得識自負

自嘆非咏海棕也蜀都賦于東抱左綿巴東百漢所貢

舊注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龍

鱗粗犀甲細蒼稜白皮其文理似之揚雄甘泉賦巖巖

巖其龍鱗考工記犀甲七屬王融古意木葉亂紛紛

池池底皆黑灰問東方朔曰不知可漢武帝穿昆明

問西域胡僧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

杜詩詳註

卷一一

三

姜楚公畫角鷹歌

鶴注此寶應元年至綿州時作姜

公其子慶初亦襲封楚國公名畫記姜皎上却人

善畫鷹鳥玄宗卽位累官至太常卿封楚國公埋

雅鷹鶴頂有角毛微起通謂之角鷹胡

夏客曰曾見角鷹頭上有羽直豎如角

楚公畫鷹戴角殺氣森森

一作如

到幽朔觀者貪愁

一作徒驚

掣臂

一作壁

飛畫師不是無心學

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

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

趙作未必

搏空上

上聲

九天

贊畫之神妙下四借鷹以寄慨鷹生漠北故云幽朔貪

愁不能學耳人見畫鷹神似反覺真鷹少色究竟畫中假

影豈能騰空直上世人奈何好畫鷹而不好真鷹乎感慨

無限記仲秋之月殺氣浸盛師氏曰畫宅朔方日幽

都幽陰也朔北也掣臂飛謂掣臂鞞而欲飛去戰國策

燕雀處堂楚辭指九天以爲正

王嗣爽曰形容佳畫止於奪真而窮工極變如高堂

見生鸚鵡爽動秋骨奇矣却嗟真骨遂虛傳更奇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梁樞道編在寶應元年鶴注東津在綿州江水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

非承乏操持必去上聲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上四送韋諷下

四攝閩州吏而兼隱得領江山佳勝矣非承乏以賢攝官也必去嫌以廉盡職也顧注未句囑其毋慢屬員○左傳攝官承乏晉書陶潛傳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來帶見之潛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白帖錄事參軍即古郡督郵之職

光祿坂行蔡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鶴注此是寶應元年在梓州作考崔寧傳云寶

應初蜀亂道路不通與此詩相合

山行落日下去聲絕壁南望千山萬山水一作赤樹枝有鳥亂

鳴正興定作棲時噴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溪谷墜草動只

壯詩詳註 卷一 三

怕長弓射音不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一作擁隔光祿

坂傷亂離奔走也前四坂上暮景後四度坂情事馬驚草動中途恐懼之狀因擁隔而念開元乃傷今思昔也杜應五六憂盜而不憂墜馬可謂巧於形容是真情實景○謝靈運詩晨策尋絕壁馬驚見國策南史宋明帝以王景文外戚貴盛張永屢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謂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宣宗本紀開元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刃

苦戰行鶴注上元二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綿州遂在涪江之南今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當是實

應元年作駭賓王詩龍庭但苦戰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

我嘆恨傷精魂去年南行從英華一作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

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平聲雲淚橫臆苦戰行為將領死事而作

也。上四痛其陣沒，下四憶其生前。○後漢馬援傳：援擊交趾，女子微側，微武璽書拜，援伏波將軍。阮瑀詩：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迴。

江淹詩：孤雲出北山。

盧元昌曰：黃鶴以馬將軍為馬巴州。考公奉別馬巴州詩，原注：甫除京兆功曹。此在廣德間，與子璋反時無涉。

去秋行 鶴注：當是寶應元年。作與上首宜合看。

去秋涪 扶鳩切 江水落時臂槍 一作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

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

人稀，戰場冤冤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也。來自涪水，故白骨無歸，沒於遂州，故冤魂夜哭。○元和郡國志：涪江水西自鄰縣界流入，在射洪縣東一百步有梓潼水，與涪江合流。按涪江在今重慶府合州。鮑欽止曰：戾子璋反，遂州刺史嗣魏王巨修屬郡禮，出迎之，被殺。故曰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唐書：遂州遂寧縣屬劍南東道，所領按遂州今為遂寧縣，屬潼川州。潼川即唐

杜詩詳註

卷十一

言

之東川也。漢節暗用蘇武節。漢高帝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朱鶴齡曰：戾子璋以上二年四月反，五月伏誅。而此詩云：去秋涪江水落時，則非子璋反時事。鮑注既未可據，黃鶴以前詩為馬將軍會討子璋而死，其說亦豈足

淡信耶？次公謂其事在廣德元年之秋，亦無所證明。大抵杜詩無考者，皆當闕疑，不必強為之說。今按唐史

出於傳聞，未可盡信。杜詩出於目擊，不必致疑。史謂子璋平於五月，而詩云：去秋涪江水落時，蓋至秋末而寇

始削平也。且子璋反東川，陷遂州，地與詩合。其時月不

符者，必屬史傳之誤。此時舍子璋之外，別無叛東川者。黃鶴二注，恐未可盡非也。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 子兩切 史譚書功曹却歸聊

寄此詩 鮑曰：前有寄楊五桂州詩，楊蓋自桂而徙廣也。鶴注：寰宇記：方輿記：皆云梓州有銅梁山。

當是寶應元年。在梓州得書而作。唐書：京尹及諸都督府兼有功曹參軍。廣州為中都督府，故置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去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銅

梁書遠及珠浦使去聲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此答楊長

史而作也末帶託長之意 黃生注楊為長史乃幕府之職首句切官次句切姓梅嶺之外南海之邊楊駐軍於此也銅梁公所在珠浦辰所往探輿地佳名以助詩色 杜

臆本說書及銅梁特倒言之耳既貧且病而又在他鄉公之近狀五字盡之 ○東觀漢記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 庚信碑文方術青之張幕冊重元

勳 漢南越傳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 寰宇記銅梁山有二屬合州梓州益州者舊傳楚襄

王滅巴子封庶子於濮江之南曰銅梁侯千道志銅梁在涪江之南唐書廉州有合浦縣出珠方輿記合浦水去

浦八十里有潤州其地產珠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瑩實而海出珠 編眺詩敢忘恤貧病

送段功曹歸廣州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成都詩內以

會於梓州故云銅梁書遠及梓州僻遠惟成都為都會之地便於寄書故以錦官城囑之錦官收書公有

弟在草堂也自廣至蜀程途數千餘里豈能兩歲之間功曹連作往返耶當從蔡編列在梓州內

杜詩詳註 卷一 一 三

南海春一作青天外功曹幾月程一作行峽雲籠樹小湖日蕩

正異作蕩 他本作落 歸之地春天啟行之時峽雲湖日經過之

客時寄錦官城上四段歸廣州下四望其寄贈 南海所

景丹砂白葛廣州所產者藉以延年而却暑也 杜臆送

行在春而數月之程不能春到故云春天外 三峽山高

故雲籠樹而小洞庭湖潤故日蕩船而明 胡夏客日砂

重葛輕遊客是物相索自古然矣 ○出峽以後必經洞庭

而後至廣舊指蜀中東湖西湖未然 交趾國近嶺南

唐書韶州始興郡屬嶺南道 杜審言詩旅客三秋至

申涵光曰此詩上六句句尾 皆拈單字亦犯疊足之病

題玄武禪師屋壁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梓州作

德三年來屬錢箋九州要記玄武山一名宜君山華

陽國志一名三峴山在玄武縣東二里其山六層三

起方輿勝覽大雄山在中江有玄武廟杜詩玄武禪

師屋在此楊德周曰王勃集玄武山有聖泉浸滯歷

數百千年乘巖泌湧接澄分流下瞰長江沙堤石岸
咸古人遺迹茲乃青蘋綠芰紫苔蒼蘚遂使江湖思
遠寤寐寄託既而崇巒左披石壑前縈丹嶂萬等碧
潭千頃松風唱響竹露垂空蕭蕭乎人間之難遇也

何年顧虎頭滿壁一作畫滄瀛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

海一作水遠遊上四記畫壁下四贊禪師石林江海就畫中形容

惠遠意山水足上滄洲意錫飛杯渡從山水想見人物起下

全用高僧傳事杯渡不驚鷗泰用傳燈錄及列于海鷗事

本不相蒙大槩壁畫上山前有鶴水際有鷗因此想出錫

飛杯渡以點綴之此詩家無中生有之法不然強用鷗

為觀韻矣○生注起語本借形說得突然驚怪杜修可曰

顧愷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

道人執錫杖行於虛空故曰飛也高僧傳舒州潛山最奇

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白武帝帝俾各

杜詩詳註卷十一三

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誌公以錫已而鶴先飛

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

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於所識築室焉舊注劉

宋時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止宿一家有金像

求之弗得因竊以去主入追之至孟津浮木杯渡河無假

風棹輕疾如飛庾信麥積崖佛龕銘飛錫遙來度杯遠至

惠遠住廬山一時名人如劉遺民雷次宗輩並棄世遺

榮依遠遊止沈氏曰陶淵明與惠遠遊從結白蓮社公蓋

以陶自比也

黃生曰此詩一邊贊畫一邊贊禪師凡題有主人必須

照顧此唐人不易之法也又曰三四本極奇極險語人

多作尋常看過以奇在立意而句法渾融故耳胡應

麟曰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

鷗杜用事入化處然不作用事看則古廟之荒涼畫壁

之飛動亦更無人可着語此杜老于古絕技未易追也

悲秋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秋在梓州未迎家時作

亂故云羣盜尚縱橫又云家遠傳

楚辭悲哉秋之爲氣也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平聲家遠傳一作待書日秋來爲客

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首句

悲秋之景次句悲秋之意三承羣盜思家而悲四承涼風作客而悲下截皆承客情說黃生注三四與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同意此則其初寄者後半亦屬梓州語時

蜀有羣盜鼠竊狗偷漢武帝書盜賊縱橫高鳥句耳○秦紀犀盜鼠竊狗偷漢武帝書盜賊縱橫高鳥句耳○

興下句陶潛詩望雲慚高鳥謝靈運詩兩京愧佳麗

客夜

鶴注寶應元年秋自綿至梓時家在成都秋晚方迎家再至梓因秋夜而賦此

客睡何曾著

音著涉畧切

秋天不肯明入一作卷

簾殘月影高枕

遠

一作送

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平聲

悉未歸情

此秋夜有感而作也上四客夜之景下四客夜之情杜臆何曾不肯四字愁懷畢露所謂愁人知夜長也五六正寫作客未歸之故趙汭注惟夜久見月殘惟夜靜聞江遠洪仲注高枕對入簾謂江聲高

杜詩詳註

卷十一

七

於枕上此以實字作活字用今按夔州詩高峯寒日上日聲微宿靈雲寒字亦同此例衣長仗友生舊謂依東蜀高

適者非嚴武入朝後適移鎮西川公已攜家入梓矣在梓州時最善章爨仗友或指此耶○庾信小園賦異秋天而

可悲陶潛詩晨雞不肯鳴吳曾漫錄張說浚渡驛詩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此用其意何遜詩簾中看月影杜審言詩江聲連驟雨詩不求友生書乃寄妻之書

沈佺期詩裁縫憶老妻書乃寄妻之書葛常之韻語陽秋日少陵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甚佳又泛江詩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舍

蓄甚佳與淵明所云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逼同意

客亭

此與前章乃同時所作

秋窗猶曙色落木一作天更高一作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

霧中聖朝音潮無棄物衰一作老病已成一云衰翁多少殘生

事飄零任轉蓬此從夜說至旦上四客亭之景下四客亭之情杜臆曙色高風卽諺語日高風也

三四寫客途曉景如畫顧注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此云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語相似而意更舍蓄老病餘生尚有多少事在卽昌黎所謂奔走於衣食也○老子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物

楊慎曰謝靈運詩曉聞夕颺急夜風達旦也晚見朝日嗽倒景反照也二語甚有變互乍讀似乎費解杜詩淡

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言風從夕起也又云秋窗猶暗色落木更高風言至曉猶風也孟郊詩云南山塞天地

日月石上生高峯駐景淡谷夜光明言落日迴照也此皆從謝詩翻出劉邕貢父曰人多取佳句爲句圖

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耳不得見雄才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口柳塘春水漫花

塢夕陽遲固美矣細較之夕陽遲則係花春水漫何須柳耶工部詩云溪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額

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虎多人少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此等句其含蓄淡遠不可

倣

九日登梓州城

鶴注寶應元年及廣德元年公皆在梓州據後詩云去年登高鄜縣北知

杜詩詳註

卷十一

天

此詩乃寶應元年所作一統志唐梓州領縣五又分置遂州改靜戎軍天寶初改梓州爲梓潼郡至德

中置東川節度使屬劍南道治梓州綿州在其直北今爲潼川州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

悲歌裏乾坤

一作朝廷

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上四九日

登城下四遠望有感黃花言景白髮敘情筋力承髮歲時承花悲歌家不忍言醉眼國不忍見兵戈阻於關塞此

家國所以兩愁也朱注兵戈關塞是時徐知道兵守劍閣○江淹詩伊昔值世亂史記悲歌慷慨庾信詩花

鬢醉眼纒隋煬帝詩醉眼暗相看

九日奉寄嚴大夫

題曰嚴武歸朝以御史中丞進爲大夫○祁注時嚴武還朝尚在蜀棧

道中錢箋寶應元年四月代宗卽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鑑載六月以

害拒武誤矣當以此詩正之

九日應

平聲愁思

去聲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

小驛香醪嫩重

平聲

巖細菊

草堂作雨

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

此梓州寄侯嚴公也上四九日時事代嚴寫憂下四九

間日時景謂嚴見憶不眠句承愁思何路句承險艱小

驛重巖仰巴西之地回首則駐馬而騎從皆停故云簇鞍

馬杜應通篇不說憶嚴只寫其客行之景與思已之情

正是深於憶者○陌上桑不知天路險艱陶潛詩不眠

知夕漢江淹詩辛苦持漢節師古曰節以毛爲之上下

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爲信地理志大巴山在

保寧府南江大巴之陰過於連雲襪下通漢中張正見

詩重巖標虎據沈佺期詩園花瑋

瑋斑顧注停雲思友故曰白雲間

巴嶺答杜二見憶附嚴武詩

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

聲去聲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跋

杜詩詳註

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平聲

此嚴武在巴山而答

故曰兩鄉三四言情稱杜逸興五六言景憐杜寂寥未則

遙望生悲應上相思意江頭梓州流寓籬外章堂舊居

愁客對誰下兩字另讀○謝朓詩何况隔兩鄉晉書嵇

康與呂安友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謝朓詩歸夢相思

兵校尉晉書阮籍聞步兵厨營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爲步兵校尉

宋書顏延之傳世祖踐祚以爲金紫光祿大夫

領湘東王師爾雅翼楓似白楊甚高大葉圓而岐霜後

丹色可愛南史郭世通傳採筍置籬外庾肩吾詩籬

下黃花菊蔡邕月令章句菊花者土氣之所成也續晉

陽秋陶潛嘗九日無酒出菊花叢中摘盈把坐其側跋

草行也梁元帝詩寒夜猿聲徹爾雅翼猿雄者善啼啼

數聲則衆猿叫嘯騰擲如相和焉其音凄入肝脾韻音含

宮商故也淮南鴻烈仲

秋鴻雁來季秋候雁來

集中所載嚴武酬答諸詩皆逐句相答杜云何路出巴

山故有卧向巴山句杜云九日應愁思故有千里夢思

句杜云小驛香醪嫩故有愛酒能詩句杜云重巖細菊

斑故有赤葉黃花句杜云簇馬回首故有跋馬望君句

此可作唱和法也。王嗣夷曰：讀二詩，見兩公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殺之誑。

秋盡

張綆注：寶應元年七月，嚴武召還公，送至綿州。未幾，蜀有徐知道之亂，困入梓州。杜應此詩

在未迎家之前，其迎妻子不見於詩，不知果在何時。且九日有寄嚴大夫詩，去秋盡無幾，何得復有迎妻謂到梓未還成都也。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

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幕劍門猶阻

斷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好。一開

盡思家而作。上四秋日景事，下則感時而自歎也。梓屬東川，齋在成都籬邊，菊指草堂之花。江上杯蓋李梓州未

主也。看西日家室遠，離阻北人寇兵斷。閣此客愁所以未解。三承二，四承一。七八承五六，此見章法之連絡。徐

陵詩：茅齋本自空。邵注：少城在成都大城之西，張儀所築。洪容齋云：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西都

壯詩詳注 宋十一 三

賦商洛緣其隈，說文隈水回也。世說：顏延之於籬邊聞張演與客語。陶潛菊見前九日登梓州城詩注。謝朓

詩：蕭條江上來。楊慎曰：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立大會賓客，立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

秀眉明目容儀溫偉，舊指河朔之飲，非是。朱瀚曰：客行向東，故居轉西，梓州北望正直劍門。全大鑄曰：草堂詩云：羣小起異圖，又云：北斷劍

閣，開此劍門猶阻之證也。

戲題寄上 漢中王三首 原注：時王在梓州，斷酒不

年往梓州時作。舊書：瑀讓皇帝第六子，早有才望，偉儀表，封隴西郡公。從明皇幸蜀，至漢中，封漢中王。

仍加銀青光祿大夫，漢中郡太守。新書：本傳：肅宗詔收群臣馬助戰，瑀與魏少遊持不可，帝怒，貶蓬州

長史。鶴曰：據此詩云：不能隨皂蓋，又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剖符來蜀道，皆是太守事。且少遊以衛尉卿貶

渠州長史，而瑀以親王不應亦貶長史，當是刺史而新史誤為長史耳。漢中即今興元府，瑀乃汝陽王璣

弟之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一作飛螢

忍斷杯中物一作眠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

流萍首章因王斷飲而颯之後四乃戲詞各當衰白之年而久別方聚正可借酒談心今王復斷酒看銘將

不得與之同飲矣唯在旅中獨醉而已首聯賓主分提

次聯賓主合敘後四賓主對收○蔡邕獨斷漢制皇帝諸

侯王封德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

不立嚴光與光武同宿史占客星犯帝座公自喻也

公年方踰五十漢中王常亦在五十之時合兩人計之故

曰百年雙白鬢鶴曰公自乾元元年出華州時與王別

至寶應元年為五年駱賓王挽歌百年三萬日一別幾

千秋後漢陶潛詩且進杯中物為蘇注引吳衍事乃妄撰者

石朱簷崔瑗銘其座右舉所當戒謹者以自警漢二千

皂蓋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畱蜀酒

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酌酌淨掃雁池頭此勸王無

四屬戲詞策杖而出已與猶存王門異昔不復燕客也

嗟不起述王自歎之詞未許畱惜王斷酒之禁蜀酒江魚

盡堪適口何不淨掃池頭以博一醉乃冀王歎畱也不

起用七發語醉畱用陳孟公事酌酌用山簡事雁池用梁

孝王事○慈水姜氏曰杖策者策杖而行蕭琛少時見王

儉著虎皮鞋策桃枝杖直造王儉坐則古人於杖雖少年

皆用之矣曹植詩策杖從我遊水經注巴鄉村人善

釀俗稱巴鄉出美酒又嘉魚出於丙穴西京雜記梁

孝王築兔園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

王病不起舊注引謝安傳語安寢疾曰吾昔夢雞今歲

在酉吾殆不起乎但謝公所云不起乃病亡之兆豈可
引比漢中乎盧元昌曰不起者謂王病酒不能起本枚
乘七發篇中連用起字于音曰太子能強起聽之乎于
味曰太子能強起嘗之乎于馬曰太子能強起乘之乎
太子連曰予病未能此以楚太子比漢中用也博議又
引殷浩傳淺源不起謂王嗟杜公不復起用細玩
三章只是諷王斷酒並無自述潦倒意恐亦未合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記憶一作酒顛狂

魯衛彌尊重徐陳畧喪去聲亡空餘枚一作叟在應平聲念早

升堂此望王親厚故交三四亦戲詞羣盜蜀有徐知道

會遠方遇王於梓州王既憐愛詩才亦須記憶酒興意蓋

索飲也魯衛比王兄弟俱貴徐陳比王賓客已衰枚叟公

自謂舊已登堂今不當謝絕也三首俱帶索飲意故曰

戲題○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為一篇之警策傅亮

封諸皇弟皇子奏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錢箋開元十四年

十一月明皇幸寧憲王宅與諸皇宴探韻賦詩曰魯衛情

尤重親賢尚轉多瑀為寧憲王之子故用其語中庸尊

其位重其祿徐陳謂徐幹陳琳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昔

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雪賦召鄒

生延枚叟漢書枚乘為弘農都尉去官遊梁梁客皆善屬

詞賦乘尤高詩品詞賦乘尤高王入室

公幹升堂思王入室

既而風吹暈生月光微霽故欲得淮王術以破之此句屬

詭詞黃生注五六卽萬象皆春氣孤糕自客星意○謝

惠連詩眷眷浮客心後漢書茅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

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此說涉於新巧

暈闕許慎注有軍士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月闕其一

面則月暈亦闕於上庾肩吾詩圍隨漢東時暈逐淮王灰

廣韻暈日月旁氣月暈則多風王襄關山月天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

杜詩詳註

卷十一

三

甌月呈漢中王依蔡氏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

夜淡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一作客轉危坐歸舟應平聲獨

行關山同一照海錄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音

已生此詩自敘呈王皆於玩月中寫出露清月滿夜景

照王亦遠謫也烏鵲多驚自歎羈孤也二句詠月下情景

既而風吹暈生月光微霽故欲得淮王術以破之此句屬

詭詞黃生注五六卽萬象皆春氣孤糕自客星意○謝

惠連詩眷眷浮客心後漢書茅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

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此說涉於新巧

暈闕許慎注有軍士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月闕其一

面則月暈亦闕於上庾肩吾詩圍隨漢東時暈逐淮王灰

從事行杜應舊作相從行贈嚴二別駕一云嚴別駕

無謂當作從事行鶴

曰魯師二注及梁氏編次皆以為永泰元年梓州避亂時作考崔旰之亂在是年閏十月公已次雲安矣當是寶應元年避徐知道入梓州時作故詩云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若在永泰元年則決意下忠渝矣豈復十步一首回於草堂乎諸本題下竝註云時方經崔旰之亂此皆注家妄添而後人不察以為公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迴首成都亂罷氣蕭索趙作瑟一作颯浣花

草堂亦何有從東川回想草堂恐遭亂焚毀也○元和郡國志梓州今為東川節度使治所通鑑寶

應元年秋七月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八月知道為其將李忠厚所殺於是劍南悉平何遜詩蕭索高秋暮梓

中一作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

去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騾騾一作粟紫衣將

灸音借緋衣走此記別駕待客之情蛟龍吼指舞劍言用

社詩詳註余十一

青騾則飼以粟紫衣者進肉緋衣者奔走皆席中實事○史記山東豪俊師氏曰梓州屬東川嚴二為梓州別駕

如今之通判乃梓州人為本州從事鶴二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又續通典

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州別駕給事即蕭傲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盧

謹詩豈謂鄉曲譽謬克本州役晉白紵歌袍以光軀巾拂塵朱注趙云青騾粟帽之紋也此說非是蓋即公詩

與奴作飯馬青芻意當依下銅盤燒蠟光下作吐日夜如

何其音箕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晉作我傾膠在漆

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英華作及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

士久客多憂今愈疾此敘夜來豪飲之興膠投漆中喻賓主相得此時萬事俱忘百年不計

但領此一番傾倒開豁不覺久病頓瘳矣○古詩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銅盤燭臺也

不志詩夜如何其夜未央梁宋異歌促膝兮道故久要人淮南子曰薄於虞泉是謂黃昏古詩來到主人

門劉孝成詩循江俄頃回後漢書陳重與雷義爲友
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莊子索我於形骸
之外晉書司馬承傳王敦曰大王雅素佳士

高視乾坤又可一作愁一體一作

交態同一作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未

歎別駕交誼杜應高視二句起伏頓挫言乾坤之大而

交態同屬悠悠唯嚴君意氣能不媿於古人耳此章首

尾各四句第三段六句第四段八句○翟方進傳一貴一

賤乃見交態漢書武安侯傳灌夫與魏其相得歡甚無

厭恨相知晚也魏志劉先主曰若元龍文武瞻志當求

之於古耳世說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云未

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贈韋贊善別黃鶴單復俱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祗應平盡客淚復扶又作掩荆

壯詩詳註今賦過失贊禮儀

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上歲晚寸心違

上四送別之意下四別後之懷通首皆屬敘情寸心違

不得遂聚首之樂也杜應此詩語多婉轉無限感傷真

寄高適按代宗即位寶應元年四月此時公在成都

高適代尹成都公則自緇入梓故有隔遠之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平

關戛平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此在梓州

而寄詩於適也一二從高說至已三四從已說向高此敘

出相隔若衷新主初立則故園可歸從此相見傾樽得以

談詩論事此豫道還京之樂也○杜應招魂乃宋玉所賦

又具王霸大畧嫌慨善談論三四正道其實以南星對

北闕是借喻語公與適將自南而回故曰落故園公詩南

極一星朝北斗意正相似按史記天官書東井之西曲星曰鉞鉞北河鉞南南河正義曰鉞乃秦之分野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為戒南星不見則南道不通北亦如之此云南星落照故園是南星見而南北道通矣且於長安分野亦有取義 爛熳醉貌

此詩諸家聚訟多疑贖本顧注疑高適還京在廣德二年不得稱新主不知送高還朝別有一詩此則喜代宗初立而作不必牽合同時朱注疑成都為蜀地不得言楚考七國時蜀本屬楚前送李陵書詩亦云已見楚山碧則高在成都亦何不可言楚乎杜臆疑適家滄洲不得言故園按公本杜陵人故以長安為故園原未嘗專指適也諸說紛

野望

鶴注此詩實應元年十一月在射洪縣作程氏曰射洪縣在梓州東六十里

金華山北

一作南

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鶻

音水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谿獨鶴不知何事舞饑鳥似欲

北詩詳註

卷十一

壹

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

朱作傷神誰為 去聲 擣 此在

而野望也 山北水西野望之地 仲冬風日野望之時 次聯遠望承上山水三聯近望起下傷神仍在上下四句分截 山發南荒水通楚界數千里脈絡包在二句 日連日蹇山形長而曲也 日散日下水勢分而合也 獨鶴有似羈棲故見舞而訝 飢鳥有感旅食故聞啼而憐 觸目傷情因思攜酒銷愁耳 顧注酒煖則綠射洪寒輕故冬酒仍綠 應上始淒淒極目二字明點望字 金華山在射洪縣北縣又在涪水之西 方輿勝覽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一統志在潼川州射洪縣北二里 錢箋元和郡國志涪江水西自鄭縣界流入在射洪縣東一百步縣有梓潼水與涪江合流 寰宇記涪江自涪城縣東南合中江東流入射洪縣屈曲二十里北通遂州 漢書越嶲郡本益州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 唐書嶺南道 節覽永昌郡傳云越嶲郡在建寧西北千七百里自建寧高山相連至川中平地東南西北八百餘里一統志今為四川行都司 常璩蜀志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後人謂之三蜀 蜀郡漢郡犍為郡也 寰宇記巴州北水一名巴嶺水一名渝州水一名宕渠水渝州今

隸巴縣三巴記云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稱三巴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繡溪澧澧力溪漁溪酉溪也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右所居故謂五溪蠻也郭棻酉陽正徂云五溪皆槃瓠子孫所居其後爲巴春秋時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爲一溪之畏秦昭王伐楚取其地因謂之五溪蠻寰宇記黔州涪陵水西北注涪江入蜀江黔州今辰州地卽五溪水也涪水至渝州與岷江合至忠涪以下五溪水來入焉此水也涪水至渝約畧大勢言之謝朓詩獨鶴方朝唳飢麗此夜啼張正見詩飢鳥落箭鋒元和郡國志涪水與涪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涪江口蜀人謂水口爲洪因名射洪幽風十月穫稻而云爲此春酒蓋冬釀而春成也此詩春酒寒仍綠亦言冬酒楚辭極目兮傷春心

冬到金華山觀

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鶴曰寶應

元年秋公自梓歸成都迎家再至梓州十一月往射洪乃是時作廣德元年雖亦在梓而冬已往閬州矣輿地紀勝陳拾遺書堂在射洪縣北金華山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金華山讀書

杜詩詳註

卷十一

姜

堂今在玉京觀之後地志金華山上拂雲霄下瞰涪江有玉京觀在本山上東晉陳勳學道山中白日仙去梁天監中建觀唐書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常讀書於金華山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

首記金華

山觀上二山之高下二觀之麗○黃希曰水經涪水東南合射江故梓州云涪右宋注涪右在涪江之右也謝靈運詩衆山亦當空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詩陟彼崔嵬吳論山色上映若天光下垂而廻抱於丹臺瓊赤玉也與上紫字相應師氏曰蔚藍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杜田曰度人經三十二天三十二帝諸天皆有隱名第一太黃皇曾天鬱縹玉明縹音藍蔚藍卽鬱縹也趙曰蔚藍謂茂蔚之藍天之青色如此若如杜說鬱作蔚縹作藍豈有兩字俱改易之理今詩人言水曰挹藍水則天之青曰蔚藍陸放翁曰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詩用之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直謂天水之色俱如藍耳經天闕上有瓊樓玉臺主衆仙賦瓊臺中天而懸居金根經天闕有瓊樓玉臺主衆仙出入之所也太平經太空瓊臺洞門列真之殿金華之內

侍女衆真之所處

繫音計

舟接絕壑一作壁

杖策窮縈回四顧俯層巖

澹然川谷開雪嶺日色

一作光

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

霧裏仙人來

此記登山瞻眺乃觀中冬景

從水而來故

也玉女謂燒香者仙人謂誦道者

○駱賓王詩薄烟橫絕

壑陸士衡詩杖策將遠尋

應瑒馳射賦爾乃縈迴盤

屬謝靈運詩築臺基層巖

陳公讀書堂石柱仄

苔悲風爲

去聲

我起激烈傷雄才

此嘆學堂遺跡也

弔古情淡矣

此章中間八句前後各四句

○江淹詩青苔日夜黃古詩長歌正激烈

陳拾遺故宅

楊德周曰陳拾遺故宅在射洪縣東武山下去縣北里許本集云子昂四世祖

陳方慶好道隱於此有唐朝道觀此而真諦寺在其左

杜詩詳註

卷十一

三

宗矣高宗崩詣闕上書自稱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則天召見拜麟臺正字再轉右拾遺

拾遺平昔居大屋

一作宅

尚修椽悠揚

一作悠

荒山日慘澹

華英

作崔

故園

一作國

爐

首記拾遺故宅

○易林大屋之下

何遜詩獨守故園扉位下

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

後名與日月懸

此贊其才名過人

上追騷雅下踵揚馬

卑下

趙曰江左之詩至于昂而初變蓋本乎離騷二雅也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盧藏用子昂別傳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風骨按揚馬皆蜀人故比之陳公易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英俊人多乘輔佐權彥昭超

一作趙

玉價郭震

晉作震

起通

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鈞連

此誌其交遊遺蹟

上題筆因知趙郭同遊公見壁

震亨曰趙有美玉故此彥昭郭爲縣尉起自通泉也

胡注彥昭與元振同業太學故宜同遊唐書先天二年元振

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與彥昭相同故云多秉輔佐權也〔湛方生云〕素壁流光〔索靖草書狀〕婉若銀鈞

驚鴻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一作忠義感遇有

遺篇一作編末從故宅感慨言盛事已往堂宇終湮但

詩畱忠義自足傳之不朽耳此章起結各四句中

二段各六句○破然曰子昂感遇其源出於阮公詠懷宋注感遇詩多感歎武后革命時寓旨神仙故公以忠義

稱之

王嗣夷曰拾遺感遇詩著名已久然閱其本傳及集中

所上書疏多侃侃忠直語此詩前提聖賢後結忠義蓋

能立忠義乃是聖賢之徒而終古不朽矣公特闡其幽見其文章有本領也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梓州內〔維摩經〕汝往上方界分度四十二恒河沙佛土

上方之情樂也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窈

杜詩詳註

首記上方景象野寺二句遙望寺前石門二句近至山

門風磴二句入寺之路庭前二句直造寺中矣高下居

僧房層疊絳氣橫白映霞光風磴石梯凌風卷舒風動藤

蘿也猛虎臥庭比其法力神通○江淹詩絳氣下縈薄注

絳氣赤霞氣也洞蕭賦標敷紛以扶疎歸去來辭既

窈窕以尋壑史記不避猛虎之害高僧傳惠永住廬

山西林寺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之輒驅出命上山

人去後還復馴伏又潭州善覺禪師以二虎為侍者

俯視

窈入風磴丁鄧切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廬

者自布金禪龕只宴如火珠脫玷翳白月一作當空

此贊文公道法登堂俯視烟塵卽在目前文公說法

虛之外久不下接塵世矣施金者至而禪心不動外忘物

也中無所翳而虛明常在定生慧也○杜鵑俯視二句便

知上方所由名國策韓康子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

伯王粲登樓賦循階除而下降兮續高僧傳法雲講

法華經忽感天花狀如飄雪滿空而下延於堂內升空不

聲十年餘長子兩切

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

墜又勝光寺道宗講大論天雨衆花旋繞講堂飛流戶內

未安耳西域記昔善施長者拯乏濟貧哀孤惜老時號

給孤獨願建精舍請佛降臨惟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具以

精舍陳何處士詩禪龕八想淨義窟四塵輕廣韻龕瑤

下室稀康詩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唐書天竺國王尸

羅逸多獻火珠鬱金菩提樹洙曰佛書有牟尼珠及水月

之說言其性之圓明也揚嚴經白月則光黑月則暗法

苑珠林西方一月分爲黑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爲白

於月盡名爲黑月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汚

聲何事忝簪裾王侯與嚙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

向心地初金篋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

吹噓未敘來謂之意上六作悔語下六作悟語詩酒

須向心地用功刮膜去外來之蔽汲引開本性之覺詠

僧家詩全用釋典乃杜公獨步處此章前二長各八句

杜詩詳註

末段十二句收○檀弓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王勃詩

詩酒間長筵孔魚詩吾子盛簪裾鮑照詩同盡無貴

集照明太子答問二諦一真諦曰第一義諦二俗諦亦曰

世諦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迴向華嚴論有心

地法門錢箋佛說心地者以心有能生可依止義喻之如

正覺是也故曰心地初舊引楞嚴初地以金篋泐槃經如

盲人爲治日造諸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篋泐槃經如

石次玉廣志車渠出大秦及西域諸國楞嚴經是人卽

獲無生法忍疏云真如實相名無生法無漏真智爲

忍江總棲霞寺碑汲引之常老子噓之吹之

東坡志林云子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王侯

與嚙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知子美

詩外別有事在也王嗣奭曰王侯與嚙蟻同盡隨丘

墟不過襲莊列語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亦禪門恒

談東坡以此四句許公得道此窺公之淺者余讀公詩

見道語未易屈指而公亦不自知也非以學佛得之平

生飢餓窮愁無所不有。天若有意煅煉之，而動心忍性，天機自露，如鐵以百煉成鋼，所有者鐵之筋也。千古不磨矣。西銘云：富貴福澤以厚生，生無不死。貧賤憂戚以玉成，成者不壞。君子不以此易彼也。

宋張表臣曰：予讀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嘆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較誰得雲雨，鳴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淡迷市井，地僻懶衣裳。底散歸院柳，邊過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過迷君隨丞相。後晨囊空，恐羞澁，畱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鬢，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渙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雖乏諫淨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食，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未聞夏股衰，中自誅褒妲。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遠。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遙水遠，迹是雕墻後。天

杜詩詳註

卷十一

四

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乃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王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况淡造而其體者乎。此予所以雅齒服膺，華顛未至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明甫 黃氏編在寶應元年梓州詩內 又注後魏置射洪縣唐屬梓州縣東有射江縣梓州東南六十里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此敘李交

識。○劉向說苑：太史謂武王曰：愛其人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孔叢子亦云：愛屋及烏。北史：李延壽序傳載：聞信謂其祖李曉之。言曰：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一作邑。正異定作色。

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

烏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此自敘行踪。上四歎成都亂後草堂不可復居，下四傷

出峽無資室家未有歸處。杜臆十金不可得而至妻孥莫保窮途之困可知。○南京注覓十卷亂定徐知道已平枯槁謂景色蕭條。楚辭顏色枯槁。謝眺詩根株久離別。李膺益州記廣陽州東七里水南有遮要三槌石谷東二里至明月峽峽首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圓孔形若滿月因以爲名。十道志渝州有明月峽三峽之始。寰宇記明月峽在渝州巴縣東八十里。海賦維長綰掛帆席。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舊注古者一兩金直十千今日十金則爲百千。

傾倒

末仍稱其意氣 騏驎自喻志士謂 李 此章中段入句首尾各四句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鶴注此是實應元年十一月南之通泉時作

將老憂貧竄筋力豈能及征途乃

一作復 侵星得使諸病

入從早行敘起有貧病交侵之感 蔡邕古歌不獲已人 將老 詩終窶且貧詩傳窶者貧不能爲禮也 沈慶

之詩朽老筋力盡鮑照詩侵星赴早路 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傲裝逐徒

杜詩詳註

卷十一

十一

旅達曙

一作曉

凌險澀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

進駑馬若

郭作若

維繫

此記早行景事 窮難自立逐隊依 人此早行之故日蒙霧承達曙江流

急承凌險僕倦馬疲言征途况瘁在困無獨立說出飢 餒依人英雄氣短真是無可如何耳 杜臆寒日清江二

句寫途間早景入妙徐陵天台山館碑蕭然道氣卓矣 仙才 庾敬云處衆人中居然獨立 思玄賦簡元辰而

傲裝注傲始也

顏延之詩政隱飾徒旅 潘日詩世故 尚未夷嶠函方險澀 宋龔芥隱筆記 陰銜詩野日曉中

昏山路日江窮此寒日清江二句所本 黃希曰清江指射 洪水唐曰江爲山所激也 楚辭僕夫悲余馬懷兮 列

子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潘 尼詩 翔鳳嬰籠 楹騏驎見維繫 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 作

惜 悵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云

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此述途中情緒 霧釋路 平乃見疎散風景此處差

皆 堪慰懷惜非曩時遊興耳且衰顏暫破前住恐無勝境窮

途之哭岐路之悲終不免矣仍應年老困窮意 此章四

句起後兩段各八句。○楚辭：寡汀洲兮杜若。所尚懷謂

意所好尚。○梁景陵王傳：善立勝事。阮籍途窮注：別見

淮南子：楊朱見岐路而泣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

申涵光曰：少時謀生頗易，然正爾負氣，豈屑及此。至老

方憂已無可奈何矣。起語悵然，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

立他人不肯自。言然正是高處。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此自射洪之通泉而作也。○魯

唐書：通泉縣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俗號沈家坑。公至此眺覽山水而作

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絕壁二十餘丈水從山

頭湧出下注涪江。○新書：大曆二年屬遂州一月。○按：唐通泉縣今併入射洪縣。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温蚊蚋集一作人遠鳧鴨亂

登頓生一作曾陰欹傾出高岸此記山行之迹曉行

杜詩詳註卷十一星

見地媛鳧鴨亂見境幽登頓欹傾來路崎嶇也。○劉孝威

詩：溪行暗難開。○庾信詩：山漢雲濕衣。○天台賦：羲和亭

午游氣高褰。○劉伶詩：蚊蚋歸雲草。○登頓登而且頓。○謝

靈運詩：山行窮登頓。○江淹詩：爵陰萬里生。○詩：高岸為

谷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一作窮壯

觀讀去聲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此記驛前之景從驛

山而注江故見其綺麗遠寂寞遙望悠然夕滋漫晚照增

輝。○謝朓詩：衰柳尚沉沉。○何遜詩：輕烟淡柳色。○劉楨

詩：綺麗一作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

不可忘傷知

有嗟嘆未敘已情見山水不足以舒憂也此章前二段

皆傷時之意。○趙次公曰：漢獻帝西遷王粲之荆州依劉

表其七哀詩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搆患復棄中國去遠

身適

荆蠻

過郭代公故宅

鶴注：郭公魏州貴鄉人宅在京師宣陽里今云故宅當是尉通泉時所居

此自射洪之通泉時作。錢箋張說撰行狀云公少
凋黨廓落有大志十六入大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
尉落拓不拘小節常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內
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
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蹟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
劍歌則天覽而佳之命寫數十本通賜學士先天二
宗知政事太平公主實懷貞潛結克延爭不受詔及
舉兵誅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
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
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卽位宿
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下詔封代國公

豪俊

一作雋

初未遇其迹或脫畧代公尉通泉

一作通泉尉

放意

何自若及夫

音扶

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

情度

徒角切

此言其才品不凡疎於作尉而長於立朝正見大受不可小知○漢武帝制策廣延天下之

杜詩詳註

卷十一

星

豪俊江淹賦脫畧公卿跌宕文史唐書郭元振傳郭震字元振以字顯授通泉尉在俠使氣撥去小節陶潛詩放意樂餘年通典注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袞龍周禮諸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唐書先天二年元振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吳都賦噴薄沸騰崔瑗張衡碑文磊落煥炳與神合契定策神龍

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辯尊親指揮存顧託羣公有

一作見

慙

色王室無削弱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

此言其功在社稷

趙次公曰

代公定策在睿宗先天二年去中宗神龍改元凡八年今詩云定策神龍後蓋太平擅寵始中宗朝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俄頃二句謂太平既誅則尊位有歸親傳不失所以成睿宗付託之意○前漢宣帝紀論定策功益封霍光等在叻表寄淡同氣遂荷顧託通鑑晉紀司馬國璠曰劉裕削弱王室唐會要元振配饗玄宗廟古詩爲

焦仲卿妻仕宦於臺閣

我行得遺跡

一作址

池館皆疏鑿壯公障事斷

丁亂

顧步涕橫落精魄凜如在所歷終蕭索

二句他本在噴薄下草堂

本在 此處 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 此經過故宅以千古意收

拾遺 此作先代公而後故宅各見作法 此章三段各八

句○楊泉五湖賦有大禹之遺跡 謝朓後園賦清陰起

今池館涼 江賦夏后疏鑿 禮記師乙曰臨事而屢斷

勇也 陸機詩顧步成可懼 曹植表精魄飛散 廣信

詩蕭索無真氣 王儉褚淵碑 仰南風之高詠 潘岳夏

侯湛誅心照神交唯我與子 謝惠連祭古塚文號為冥

君 俄頭辯尊親推其決幾之明壯公臨事斷服其應變之

敏二語能寫出英雄手段苟或之失身誤於不能辯陳

寶之債事失於不能斷杜詩 論人必具特識推此可見

元振寶劍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

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

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璠璣玉匣吐蓮花精光金環生明

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

色文章片片綠龜鱗并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

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

杜詩詳註 用猶能夜 夜氣衝天

觀薛稷少 鶴注此亦在通泉作 王洙

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

繼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結體道

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留意文學嘗

喜之及卽位遷黃門侍郎歷太子少保會寶懷貞以

附太平公主伏誅稷 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 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 一作 但見書畫

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水邊畫 胡化 藏青蓮界書入金勝

懸 首將詩篇引起書畫 古風謂詩體陝郊篇 仰看 平垂

稷所作○翻譯名義集優鉢羅此云青蓮花 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

發地扶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 此記書畫遺跡 垂露四句言書西

方四句言畫○(王愔文字志)懸針小篆體也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遒勁阿那如濃露之垂故名(詩)不騫不崩(注)騫虧也(輿地紀勝)薛稷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許在通泉縣慶善寺聚古堂趙曰稷書慧普寺三字乃真書傍有蟲鼠纏捧此其蛟龍及相纏也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法書要錄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擧覆之勢心手隨變不知所如是謂遶節(西方變言所畫西方諸佛變相)西陽雜俎唐人謂畫亦曰變(沈約詩)發地多奇嶺于雲非一狀(選注)發地扶屋椽謂西方

之像起自地而直至屋椽 此行壘壯觀郭薛俱才賢不

知百載上聲後誰復扶又切來通泉從題外推開作結郭薛

復到北而繼其韻事乎語含自負意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兩都賦)娛遊之壯觀 蔡曰趙彥昭傳云與郭元振薛稷善元振傳云與薛稷趙彥昭同

遊太學蓋郭與薛善為同舍後又會於通泉也 此行見邠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迷日暮憂思多傳

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峨採築無甘采 薇有遺歌客遊節向與人生知變何

杜詩詳註

通泉縣署壁後薛少去聲保畫鶴錢箋名畫記稷尤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

知名屏風六扇鶴樣一絕又蜀郡亦有鶴并佛像菩薩等傳

於世並稱神品封氏聞見錄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

廳有稷畫鶴宋之問為讚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

稷畫鶴片

稱絕品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首提

畫鶴○(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

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自可愛多云

神仙所養梁元帝駕鸞賦青田之鶴晝夜俱飛 北山

移文瀟灑出塵之想北史劉歊矯然出塵如雲中白鶴 低

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

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鷗降此詳寫畫筆神妙低昂

二句摹其形體萬里二句想其精神 低昂飛伏之致磊

落英奇之狀勢可萬里正見志氣之遠森然會神不在粉

暴之迹矣。白鳳倉廡，乃借外象以相形。○（摯虞《鷓鴣賦》：「低一昂乍浮乍沒。」）古今注：雉朝飛操，雖雄羣遊於山阿。（王褒《頌》：「聚精會神，相得益彰。」）顏延之詩：威遲良馬頰。（揚雄《甘泉賦》：「吐白鳳，禽經曰：鳳謂之鶡。」）詩有鳴倉庚。（爾雅疏：黃鶡，一名倉庚，一名商庚。）高堂未傾覆，（音作）常作。

幸得慰嘉賓，曝露墻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耻飲

泔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畧誰能馴。（此從畫壁生慨，壁經風雨在畫鶴終當滅迹。）然看赤霄冥舉，即真鶴有時遁形。凡物皆當曠觀矣。朱云本咏畫鶴，以真鶴結之，猶之咏畫鷹而及真鷹，咏畫鶴而及真鶴，咏畫馬而及真馬也。公詩格往往如是。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詩：我有嘉賓，暴露晷則暴日。夜則露濕也。左傳：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毛命》挂歸，翻於赤霄之表。詩：豈真骨凌霜。《江淹賦》：夕飲玉池津。《珠曰》：有遺支遁鶴者，遁曰爾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遂放之任所往。顏延之詩：龍性誰能馴。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鶴注：此寶應元年十一月往通泉時作。）（全蜀）

北詩詳註 卷十一 吳

總志：野亭在射洪縣治東北。杜詩：亭景臨山水，即此地。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切。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

亭景臨山水，邨爐對浦沙。狂歌遇（一作）形，（舊作子善）勝得

醉卽爲家。（上四寫景言情，乃感傷語。下四逐句分應，作白解語。）亭臨山水，承江流烟對浦沙，承日斜。遇此形勝，則異地相志。醉卽爲家，故舊京莫問耳。○《謝眺詩》：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爲客。歎息東流水，何如故鄉陌。《北齊盧詢詩》：別人心已怨，愁空日復斜。《曹植詩》：離別各異方。《劉孝威詩》：爲食止山水。《鮑照詩》：漠漠村烟起。《李百藥詩》：前嵒枕浦沙。《徐幹中論》：被髮而狂歌。《徐悱詩》：表裏窮形勝。

陪玉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一統志：東山在潼川州東四里，隔滄江層巖修阜，勢若長城。杜甫有詩。）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

暇日陪驄馬遊

首敘設宴之由。東山之宴侍御為主而

豫章王巖賤庾亮以來荆州無復此美政後漢書陳寔

補間喜長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地理志太

丘屬沛國曲禮上客起史記老子為柱下史稟論

多暇方遊見不以耽酒而廢政夏侯湛傳政清務閑優游

多暇桓典為驄馬御史注別見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

江白日落欲盡復扶又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一作哀

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

求自登山而泛江曲盡主人豪興一韻分為兩段故一

賦珍羞琅玕楚辭白日晚晚其將入美人官妓也漢文

帝詩登江鶯綵舟漢書敘傳戰士憤怒梁武陵王紀

帝秋風詞攜美人兮不能忘橫中流兮揚素波梁簡文

詩對燭賦歷前桁衣疑不亮曹植詩大魚若曲陵荀子

昔者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蔡邕彈琴賦三夏平風起

寒浪湧取樂音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

色不動請公臨溪一作莫相違迴船罷酒上上馬歸人生

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一作霑人衣從樂極悲生絳出規

也請公指在座賓主此章四句起下二段各八句晉

樂府子夜變歌三更開門去晉書謝安嘗泛海風起浪

我後尉繚子馬有喧呼醜酒以敢善類手沈約詩惟

星河猶可識賈誼早雲賦相擊衝而破碎古詩四座

且莫喧史記信陵君傳賓客皆驚記孝子不登高不

臨溪傳王濟書迴船過軍曹植詩歡會難再遇去罷酒

樂極兮哀情多魏文帝樂府豁谷多悲風霜露沾人衣

杜詩詳註

卷十一

署

三夏平風起

漁陽

此當是寶應元年冬晚在梓州作。趙使曰：公在梓州聞雍王授鉞，作此詩以諷諸將也。

漁陽突騎

去聲

猶精銳赫赫雍王都

前作

節制猛將去聲翻

一作

然恐後時本朝音潮不入非高計

祿山北築雄武城

舊防敗走歸其營音計繫書請問燕平聲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上四諷賊黨之歸順，下四慰燕人之向化。官軍精銳，節制得人，彼河北諸將翻然而來，猶恐後時，若不入本朝，真失計矣。又為慰諭燕人之詞。曰：當時祿山猖獗，尚築壘以防退走。今王師破竹，思明且夕，奔竄諸者，老當亦知之否耶。○後漢書：吳漢亡命在漁陽，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晁錯傳：輕車突騎，師古注：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陳也。詩：赫赫厥靈。唐書：寶應元年九月，魯王適改封雍王。冬十月，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統河北朔方及諸道行營回紇等兵十餘萬進討。史朝義會軍於陝州，王即德宗也。荀子：桓文之節制。猛將指河北降將時薛嵩，以四州來降。張忠志以五州來降。舊書：祿山反時，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時兵聚糧，繫書用魯仲連約矣。

杜詩詳注

卷十一

吳

射聊
城事

花底

鶴注：花柳兩章，當是廣德元年春梓州作，宜在遣憂之前。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

潘安縣，堪畱衛玠車。淡知好顏色，莫作廣韻入去聲委泥沙。此詩

咏花有妍華易謝之感。上四句對花驚喜，下則意在惜花也。紫萼，包乎藥外，黃鬚，映自花中，花之內外俱麗矣。行暮雨，見花潤，入朝霞，見花鮮。潘安縣，見花多，兩衛玠，見花美。莫委泥沙，不忍視其零落耳。此詠梅花也。在下章點明，晚出左掖詩，亦言花底，乃指桃花，有春色醉仙桃，可證。○顧注：萼，花蒂也。藥，鬚頭之點也。花鬚多是黃色。周弘正詩：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晉潘安仁為河陽令，縣皆樹花。衛玠風神秀異，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一作誰

一作

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

錢作藥葉

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鵬不露身漢南應平老盡霸上遠

愁人顧注此詩咏柳有時光迅速之感二初春之柳枝嫩葉青正見其新五六暮春之柳漢南灞上借柳

寄慨枝動故翻燕葉密故藏鵬漢南之柳應且老盡自

見淹留灞上之柳遠亦愁人遙憶長安也顧注兩句用

柳專調穩而味長○古詩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著

溪漁隱句云語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鵬用燕鵬

而語更逸宿樹賦晉年楊柳依依漢南三日銷魂橋

橋在長安東漢人送客至此手折柳贈別名曰銷魂橋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云收兩河此廣德元年春

十月僕固懷恩等屢破史朝義兵進克東京其將薛

嵩以相衛等州降張志忠以恒趙等州降次年春正

月初義走至廣陽自縊其將田承

嗣以莫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一作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

壯詩詳註

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去襄陽向洛陽原注余田園在

收復而喜下思急還故鄉也初聞而涕痛憶亂離破愁

而喜歸家有日也縱酒承狂喜還鄉承妻子未乃還鄉所

經之路顧注忽傳二字驚喜欲絕愁何在不再愁矣漫

卷者拋書而起也黃生注此通首敘事之體劍外見地

青春見時日作伴者風和景明能助行色也○舊注巴縣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蓋能以其性情達之紙墨而後人之性情類爲之感動故也使舍此而徒討論其格調剽擬其字句抑末矣

遠遊 此詩乃廣德元年春作實應元年史朝義戰敗北渡河帥衛兵來戰又敗走所謂胡騎走也

賤子何人記迷方 一作芳 著 切 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 葛

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 去聲 走失喜

問京華 首聯遠遊之迹三四言景五六遠遊之事末二言情何人記言舊交已疎者處家謂行踪無定風竹江沙自况飄搖流蕩即景寓情善於變化傳言未確故云似聞不覺失喜猶云失聲失笑顧注着一失字從前之揣摩憂慮當日之驚疑踴躍種種如畫○鮑照詩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杜應迷方本論語遊必有方意沫流水之淳莊子流沫四十

里 宋之問詩失喜先臨鏡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黃鶴編在廣德元年春在梓州時作詩云隨春入故園戰場今

始定蓋是年春

史朝義初滅也

杜詩詳註 卷十一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 去聲 壯跡有但 舊作 羈

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 鞞 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此章登樓而興羈旅之感首聯情景並提次聯承行路下四承登樓杜應行路之難不一故用如此二字該之起語無限悲涼衰年流落此身却無少壯而浪迹但有

羈樓兩句各倒轉一字便語新而聲協矣水流城下登樓所見風送鼓聲登樓所聞新燕巢樓而旅人無定對景傷情語意雙關數句中有梓有春有樓寫景言情相融入化○古樂府題有行路難王粲有登樓賦

古詩思爲雙飛燕銜泥築君室

杜律首句有語似承上却是突起者如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既飄忽又陡健此皆化境語也

天畔登樓眼隨春 一作 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 晉作 柳絮

豈一作 能存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 平聲 須理舟楫長嘯

豈

豈

豈

豈

豈

下聲荆門次章登樓而動去蜀之懷上四遙望故園下

杜應心之所至日亦隨之故登樓一柳而天畔之眼也

入故園朝義既平戰場定矣洛陽園柳能復存乎公

少遊吳越故思勝事自蜀江至吳必取道荆門也○蘇武

詩行役在戰場袁江南賦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

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有象門然

趙汭口五言近體句中用一虛字轉旋詩家以為難若

一句中用兩虛字抑揚見意惟老杜能之而陳後山妙

法得其

有感五首鶴注此廣德元年逐時有感而作非正成

於一時盧注五章乃收京後追述當年

時事蓋痛其前又勉其後也

將去聲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

骨新交戰雲趙汭作輪臺舊拓邊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首

杜詩詳註宋一一

歎節鎮不能禦寇當時將帥負恩不知盡心報國以致

邊土爭戰而救使不歸後四句乃戰和兩意勞聖主承

兵戈報皇天承恩澤新戰之地即舊拓之邊傷今思昔也

時李之芳使吐蕃被西經年故用張騫乘槎為喻○前漢

黃霸傳左右之官皆將帥也又數下恩澤吳質書念

蒙聖主恩皇天北君楚辭皇天無私阿兮北史高琳

為後周名將周文帝宴羣公仍賦詩琳詩曰寄言寶車騎

多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淨妖氛何以報天句本此

表羣龍交戰錢箋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

皆置都督府州縣開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盡取河西隴右之

山反後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盡取河西隴右之

地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日雲臺思開國

功臣也通鑑漢武帝日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杜佑日

輪臺渠犂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溫子昇答

齊神武勅開拓邊境為國立功漢張騫傳騫以即應募

使月氏經匈奴匈奴雷騫十餘載後亡歸漢朱注張騫窮

河源無乘槎之說張華博物志海上有人每年八月乘槎

到天河未嘗指言張騫宗稹歲時記乃云武帝令張騫尋

河源乘槎而去趙蔡俱疑稹為訛或云張騫乘槎出東方

朔內傳今此書失傳庚肩吾奉使江州詩

漢使俱為客星槎共逐流正用此事也

洪容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
志君故詩有云萬方顛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
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天子亦憂厭奔走諸公固合思昇平皆是心也

幽薊餘蛇樊作

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去聲

者日相

望平聲

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去聲

此章歎鎮將之擁兵上二分提三四承首句五六承
次句末二總結蛇豕指河北降將虎狼指吐蕃羗夷

諸侯不修職貢致煩朝使諭旨近在內地尚有隱憂况青
海越裳能勤遠界乎蓋山入君急於息戰以致國威不振

也○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賈山至言秦以熊
羆之力虎狼之心董仲舒傳使者冠蓋相望宋注天

寶後南詔叛唐歸吐蕃屢為邊患此詩青海指吐蕃越裳
指南詔也南史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

也杜氏通典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越裳重
譯而獻白雉易師上交大君有命宋之問詩漢皇未

杜詩詳註

卷一一

三

息戰書武成篇
歸馬於華山之陽

此詩末二句向有三說舊注謂戒當時生事外夷者其
說迂而不切觀吐蕃入寇郭子儀僅以二千騎從事亦

何暇生事乎杜臆謂推原禍本因玄宗大開邊釁致貽
患至今若早能息戰歸馬焉有此禍乎玩詩語意亦不

相合錢箋謂息戰歸馬惜代宗不復能用兵而婉其辭
以譏之此說近是但此時民苦兵革亦豈可勸之用兵

乎愚按廣德元年史朝義既誅河北諸將皆降僕固懷
恩奏留降將分帥河北唐世蕃鎮之禍實自此始詩言

息戰歸馬蓋欲收鎮兵以實關內時子儀在京可為統
領一以銷北顧之憂一以備西侵之患此最當時大計

唯此計不行而後有吐蕃之陷京懷恩之犯關不勝紛
紛多事矣考大曆八年子儀入對謂河南等鎮殫屈稟

給未始蒐擇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
守必全久長之策也公之熟籌時事正與汾陽意同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

金湯固長令

宇宙新不過

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此章歎都

洛之非計。上四述時議，下四諷時事。識者謂帝幸東都，其地舟車咸集，貢賦道均，且傳倉多積粟，春待駕臨，此特進言者之侈說耳。豈知國家欲固金湯而新宇宙，實不係乎此。若能行儉德以愛人，則盜賊本吾王臣耳。何必爲此遷都之役耶？單復注：盜賊本王臣，卽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之謂也。顧注：是年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飾器用珍玩駿馬，共值緡錢二十四萬，常衮上言請却之，不聽。代宗漸有奢侈之志，故以儉德規之。○世說：晉元帝問洛下消息，史記：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焉。」漢食貨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食。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賈誼曰：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之業。書：慎乃儉德。詩：莫非王臣。楊德周曰：盜賊本王臣，駕馭撫綏俱在其中。

錢謙益曰：自吐蕃入寇，車駕東幸，程元振勸帝都洛陽，以避蕃亂。郭子儀附章論奏，其畧曰：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矧其土地狹隘，纔數百里，間東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明明天子躬脩節用，苟能抑豎刁，易牙之權，任遠，援史黼之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息。公此意正，鑿括汾陽論奏大意。朱鶴

杜詩詳註

卷十一

十一

齡曰：唐江淮之粟，皆輸洛陽，轉運京師。時劉晏主漕，疏浚汴渠，故言洛下舟車無阻。貢賦大集，當急布春和散儲粟以贍窮民。王道俊博議曰：傷春詩有近傳王在維及滄海，欲東巡之句，則此詩爲傳聞代宗將幸東都而作也。史稱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廣德二年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晏乃疏汴水，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公之意，唐建都本備巡幸，今汴洛之間，貢賦道均，且漕渠已通，倉粟不乏，只待翠華之臨耳，勿謂洛陽險阨，無金湯可守，乘此時而赫然東巡，號令天下，則宇宙長新矣。蓋能行恭儉之德，則率土皆臣，盜賊豈足慮哉？王導論遷都云：能弘衛文大帛之剋，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公意正此意也。按已上兩說不同，今主錢氏有子儀籌策可據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

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宗藩以備叛臣，上二卽景託興引起強幹下文親賢封建卽申明此意。桂比王室，梧比宗藩，曰急曰凋，見其侵

陵削弱矣。惟國家本幹強固。則節鎮自然臣服。昔上皇在蜀。一命親賢往鎮。而制詔遂至遙傳。此當時已行之成驗也。今若依古封建之制。可以坐銷亂萌。何待聽蕭詔而始見太平哉。黃生注卑宮。承前儉德來。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注桂赤色。漢家象。張正見詩。丹桂有藂香。鮑照詩。青梧葉方稀。後漢丁恭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宋意疏。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六韜。凡國有難。君召將授以斧鉞。左傳。茅列土親賢。竝建。注親賢同姓也。晉武帝詔。益州素號難治。宜以重鎮親賢撫之。按天寶十五載。七月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親天下兵馬。元帥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南取長安洛陽。此卽親賢授鉞之制。詔也。時上皇初幸蜀。中行宮草創。故曰卑宮。錢箋。上皇分封諸王如禹之與子。故以卑宮言之。壯遊詩云。禹功亦命子。此其證也。魏都賦。察卑宮於夏禹。劉總曰。古者王言同稱。爲命泰并天下。改命曰制。今曰詔。肅宗乾元二年。以趙王係爲兵馬元帥。詔曰。靖難平寇。必資於金華總戎。授律實使於親賢。寶應元年。代宗卽位。以雍王适爲元帥。詔曰。國之大事。兵馬爲先。朝有舊章。親賢是屬。此肅代兩朝授鉞親賢相沿爲定制矣。唐書蕭韶九成。

杜詩詳註

卷十一

唐

錢謙益曰。天寶十五載。七月房瑄建分鎮討賊之議。上皇詔曰。今元子北畧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詔下。遠近相慶。咸思效忠於興復。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肅宗卽位。雖用諸子統師。然皆不出京師。遙制而已。宗支削弱。藩鎮不臣。公追歎朝廷不用瑄議。失強幹弱支之義也。盧元昌曰。公是年爲閬州進論。巴蜀安危表。一則曰。願陛下度長計。大速以親賢由鎮。再則曰。必以親賢總戎者。意在根絕流表。國爲總戎者。意在根絕流表。國家萬代之利。與此詩相表裏。

胡一作滅人還亂兵殘將去聲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

一作執玉

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

痍此章概當時重節鎮而輕郡守。上四責諸將之跋扈。下四傷州郡之誅求。寇滅而人還亂者。由兵少而將

自疑也。在諸將實封爵土。絕非假攝者。比何以不思報主而反懷貳心耶。且節鎮權重。則徵斂日繁。郡守不得自主。故領郡常無氣色。而之官每有怨詞。代宗瑞拱方新。何不下哀痛之詔。以恤窮民乎。知恤民疾苦。則當重司牧之任。

以免節鎮之牽制也。○杜臆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薛嵩等分帥河北此兵殘將自疑也田承嗣舉管內戶口還亂也殘乃殘少之殘非殘害之殘後漢公孫述傳光武下詔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鄧注漢高帝築壇拜韓信爲大將顧注廣德元年諸道節度使並加實封所謂名絕假也漢書韓信傳信使人言曰齊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趙注名絕假言蕭望之便道之官左傳我玉神女賦比之無色盧注哀痛詔卽是年柳伉疏中天下其許朕自新之意邵注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以自悔過隋煬帝詩端拱朝萬國李布傳刺痰未瘳創瘡同

錢謙益曰李肇國史補開元以前有事於外則命使臣否則止置入節度十探訪始有坐而爲使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於置兵盛於專利普及卿命於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未佩卽有至四十者大曆中請休有至千貫者宦官內外悉屬之使舊爲權臣所管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此詩云登壇名絕假謂諸將兼

壯詩詳注

卷十一

壹

官太多所謂坐而爲使也領郡輒無色州郡皆權臣所管不能自達故曰無色也之官皆有詞所謂爲使則重爲官則輕也送陵州路使君詩云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與此正相發明東坡謂唐郡縣多不得人由重內輕外者此天寶以前事以言乎廣德之時則迂矣

王嗣爽杜臆曰詩人尚風其樊也烟雲花草奕砌成篇核其歸存恍無定處杜詩宗雅頌比興少而賦多如此五首皆賦也卽用此真意有所主總歸於賦故情景不一而變化無窮一時感觸而千載長新又曰讀此五詩皆救時之碩畫報主之赤心自許稷契真

非虛語耳食者謂公志大才疏良可悲矣黃生曰七律之諸將責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諷人君也然此雖諷人君未嘗不責其臣以疆圉國事敗壞至此皆人臣之罪也公平日諄諄論社稷憂時事者大指盡此五首又曰此五首在公生平爲大抱負卽全集之大本領從來讀杜詩者並未拈出又曰君首直結數章之意而歸本於主德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直莫不正而惟務格君之心者具於此見之讀此五章猶以詩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言矣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兒

去聲

一本無兒字

鶴注寶應元年十一月公至通泉時

郝招飲出二姬以侑樽次年春公在梓州因作此詩以戲之此廣德元年作

使君意

去聲

一作俊

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

騷裏佳人屢出董嬌饒

此追敘通泉之宴其意氣馬乃佳人所乘者故下文

郝常見招卽

有再騁之句○北山移文于青霄而直上

唐書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籠良細馬稱左籠馬稱右

之金騷裏因漢武帝鑄金爲麟趾裏蹄詩人

鄰詩漢家金騷裏玉臺新咏宋子侯曾有董嬌饒詩

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顏再

騁肌膚如素

吳作雪

練此望郝攜妓而來

自通回梓郝在東公在酒故借水流燕飛以起興不

相見指佳人而言王趙乃使君家妓○江水卽射洪江

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

裔發海鴻連翩出營燕春秋更去來參差不相見

又恩倖傳論素練丹魄至皆兼兩

杜詩詳注

宋一一

去

梓州請

一作諸

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

平聲

看

平聲

花滿面樽前

還有錦纏頭

末再致盼望之詞

百里攜妓勢所不能亦

空想花容而已故曰戲曰惱也此章三段

各四句○九域志通泉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

舉成數言耳

酉陽雜俎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

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杜田曰唐明皇宴於清元小殿

自打羯鼓曲終戲謂入姨曰樂藉今日有幸約供奉夫人

請一纏頭王洙曰唐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親友

謂之日昨日必多佳談元寶視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